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務總署登記證書政字第二十號



國學叢刊 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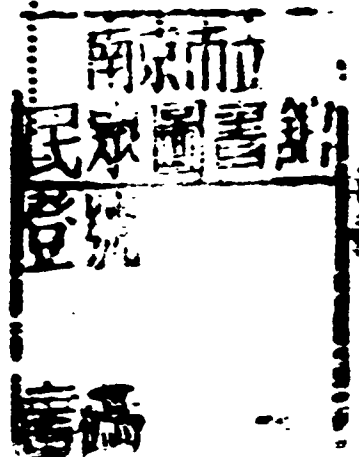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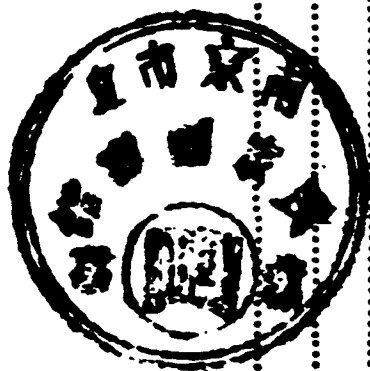
贈閱



第七册

目錄

漢畫像刻石·····	一
陳澧庵退谷題名·····	一
論語集釋卷二(續)·····	一
補南史選舉志·····	一〇
蕭一山著清代學者生卒及著述表糾謬·····	一七
外國漢學研究概觀(再續)·····	二四
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箋釋(續)·····	三四
故宮詞·····	四二
次韻和天琴師冬興四首·····	四三
朔風雜感再疊前韻四首·····	四三
再疊冬興韻四首·····	四三
清代閩彥紀畧卷二(續)·····	四四
稻花香館雜記·····	五〇
鹿巖小記(續)·····	五六
課藝選錄(暨第二屆甄錄試)·····	五九
研究班作品選錄·····	七四



漢 畫 像 刻 石



漢畫像刻石

長今尺一尺六寸、寬今尺一尺二寸、洛陽出土、沈埋千載、土花深入石理、爛斑如古玉、刀工簡妙、神采蹇騰、真漢物也。

陳 駸 庵 退 谷 題 名

閩陳寶琛
四度來遊
庚午重陽
後三日

陳弢庵退谷題名

退谷在西郊壽安山中、山水清異、花竹
扶疏、棟宇淨明、景物入畫、孫退翁勣
於前、周退翁葺於後、爲近京勝境、陳
弢庵寶琛四度往遊、大書遺主人、鈎勒
石上、此其初拓。

論語集釋卷二

爲政第二(續)

程樹德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考異)漢石經無作母。論衡問孔篇述此亦作母。

(考證)四書辨證春秋書仲孫、左傳稱孟孫、經傳之例異。孟子疏云改仲爲孟本文疏亦然、恐非。僖十五年杜注、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庶長、故或稱孟氏。孔疏云慶父與莊公異母、雖強同於嫡自稱仲氏、實則庶長、故時或稱孟氏、此說爲是。劉炫曰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嫡、言已少次莊公、亦爲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孫。春秋傳說曰公羊以慶父爲莊母弟、杜氏以爲庶兄。然爲弟則不當稱孟、爲兄則不當稱仲。惟劉炫云云理或然也。

劉氏正義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孟公孫、不言公者省詞。梁氏旁證孟僖子即仲孫纘、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纘卒時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喪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縚即敬叔、與懿子俱泉邱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孔子、而弟子傳不列其人、不知何故。嘗考孔子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孔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者、懿子實沮之、負其師並負其父矣。此誠宜與孺悲同在擯棄之列、故孔注但云魯大夫、而集注亦從之也。黃氏後案王仲任論衡有問孔篇議聖教之畧云、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嫌其母違志乎。樊遲不問、母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舊說多爲仲任所惑、以聖教亦作歇後語、非矣。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陳君舉據此以解



經云、僖子屬何忌於夫子以學禮、何忌之孝惟禮盡之。於此知無違之言、非惟切中懿子之務、而亦確當僖子之心。陳氏此說所以破仲任之惑耳。其解無違爲不違其志、固一義也。式三案左傳桓公二年云、昭德塞違、滅德立違、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六年傳云有嘉德而無違心。襄公二十六年傳云正其違而治其煩。昭公二十六年傳云君無違德、君令而不違。哀公十四年傳云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古人凡背禮者謂之違。

(集解)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

(集注)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按朱子因欲伸其師窮理之說、其注論語到處塞人理字。於仁則曰心之德愛之理、於禮則曰天理之節文、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自古無此解經法也。然有絕不可通者、如此章無違明是不背於禮、乃偏作理。而於下節言禮天理節文以自圓其說、可謂心勞日拙者矣。

昔人謂大學自經朱子補傳後、已非孔氏之書、而爲朱子之書、吾於論語亦云。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考異)孟子公孫丑葬魯章章句引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論衡問孔篇述全章文獨無祭之以禮句、禮記禮運正義亦無此句。

(考證)羣經義證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慎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朱葬尊孔子弟子考、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葬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鍾襄故匡考古錄、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爲是。樊遲事於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春秋清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以曲禮二十日弱例之、

樊遲之齒尚少。孔子卒於哀公十四年、三刻踰溝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遲若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其時正三十五歲、既壯之人、尚得謂弱乎。潘氏集箋鍾說微誤、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非十四年、十一年孔子年纔六十九歲、遲少四十六歲、則是時二十三歲、故曰弱也。史記作三似係三字之誤、又四十字古或作卅、三十字古作卅、形亦相近。論語後錄樊氏有二、姬姓仲山甫之後、蓋以邑爲氏者也。又殷之後有樊氏、王符說。四書賸言朱鹿田曰此從親是孝也。孟僖子爲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逮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學禮焉。其所云何忌、即懿子也。今懿子適來問孝、則使之從親即是學禮。而特是未經顯揭、則與孟莊子之不改父臣不改父政明明指出者、覺有未盡。故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如此、則上下通貫前後一轍矣。

（集解）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衛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或問曰孔子何不即告孟孫、乃還告樊遲耶。答曰欲屬於孟孫、言其人不足、委曲即以示也。

（集注）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旨、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轉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而已矣。

（餘論）鄭汝諧論語意原無違之答懿子不復致疑者、謂夫子教之以無違其父之命而學禮也。

然聖人之意不止於是、故以無違之旨告於樊遲、使之終其身不忘其親。亦使學者知無違之旨、非謂惟父令之是從也。讀四書大全說違字原有兩義。有知其然而故相違背、如違道以千百姓之譽是也。有相去而未逮、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乃此兩義要亦相通、如此所言生事死葬而祭不以禮者、謂之違。其於品物器飾鋪排得輝煌、便將者個喚作禮喚作孝、只此一念早是苟且。而事之愛葬之哀祭之敬爲人子所自致者、以有所藉以自解、而其不盡者多矣。且僭禮之心、豈果以尊親故與。無亦曰爲我之親者必如其隆、而後張已之無不可得於魯也。則是假親以鳴其豫、而所當效於親者、其可致而不致者從可知矣。聖人之言一眼透過、知其故相背者之非能有過、而唯不逮、故大端說個禮。無違者求之心、禮者求之於事、此亦内外交相省察之意。蓋自孝子而言、則所當致於親者、無違中之條理品節、精義入神、晨乾夕惕以赴之、盡心竭力以幾之、沒身而故不逮、豈有餘力以溢出於非禮之者僭、是以無違而中禮也。自求爲孝子者而言、雖盡心竭力以求無違、而未知所見爲無違者果能無違否也。故授之禮以爲之、則質準其文、文生於質、畫然昭著。而知自庶人以達於天子皆有隨分得爲之事、可以不背於理、而無所不逮於事親之心、是以禮而得無違也。因無違而自中禮者、聖人之孝由內達外、誠而明者也。必以禮而得無違者、以外治內、明而誠者、則無違其綱而禮其目也。懿子無請事之心、不能自求下手之著、故夫子於樊遲發之。如懿子者豈能不立禮爲標準、而得無違者哉。孝爲百行之源、孝道盡則人事咸順、故曰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亦曰資以事君而敬同。使懿子於孝而無不逮、則僭不期去而自去、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若其所問孝也、乃借孝以爲立言之端而責其僭，是孝爲末而不僭爲本、既以拂夫天理之序。且人幸有反本親始之一念以請教、乃摘其惡於他以窮之、而又爲隱語以誹之、是豈聖人之言哉。朱子雙立苟且與僭二義、東陽發明不及之意亦在其中、確爲大

全。若集注云三家僭禮以是警之、是未免以私意窺聖人。且此三言者曾子嘗述之、而孟子稱之矣、其又何所警哉。胡氏云心無窮而分有限、說尤疎妄。分固有限、初不以限孝子之心、故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至如歌雍舞勺、私欲之無窮耳、自尊以蔑上、而辱親之邪心無窮耳、豈欲孝其親之心無窮哉。論語偶記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之一端也。八佾篇三家以雍徹、祭僭禮之一端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纁、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纁卒時樊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歟。懿子幸得親炙門牆、乃於師將行道、不知相與有成。吾甚惜孟僖子式穀後昆之心、必屬之於夫子、使學禮而定其位、爲可慨矣。

按無違止是不要違忤之義、從無作背理解者。集注因欲宣傳主義、反失聖人立言之旨、殊爲無取。故列三家之說以補集注所未備、而此章之義始無餘蘊云。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考證)劉氏正義左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杜注、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懿、疑懿是名洩是字也。周書謚法解、剛彊直理威彊睿德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爲謚也。注謂父母憂子之疾、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故人子當知父母之所憂、自能謹疾不妄爲非、而不失其身矣。不失其身、斯爲孝也。

(集解)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懿、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惟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唐以前古注)皇疏言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爲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

(集注)武伯懿子之子名懿。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

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按朱子斥馬說爲迂昧見、或問注言慎疾之道本謝氏說、難者以偏舉一事不得爲孝、故注補言修身之謹、爲謝說彌縫。古說又以子憂親疾爲言、見論衡問孔。淮南子說林高注孝經云病則致其憂、亦是一義。下章言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上章言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義相駢聯。然其字與父母重複、終覺未安、故仍以朱注義爲長。武伯生於世祿之家、凡驕奢淫佚聲色狗馬皆切身之疾、不必風寒暑溼而後謂之疾也。昔樂正子春云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而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虧其親、可謂孝矣、即此意也。

(別解)經義雜記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爲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劉氏正義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病止復故、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爲孝。梁氏旁證案如馬義、則夫子所告武伯者止是餘論、其正意反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其詞若此者。集注所引舊說、即本集解朱子守身之說。說雖善、然舍人子事親之道、而言父母愛子之心、似亦離其本根也。唯王高二氏說文順義洽、蓋人子事親、萬事皆可無慮。唯父母有疾病、爲憂之所以不容己。或疑父母字與其字意復、當以父母字畧讀則得之。

按潘氏集箋云孝經紀孝行章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與王充高誘說合。馬以爲父母憂子、未知何據。

(餘論)王樵四書紹聞編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爲心、最當深體。

(發明)反身錄子有身而父母惟其疾之憂、子心已不堪自問。若不能自謹而或有以致疾、則不孝之罪愈無以自解矣。故居恒須體父母之心、節飲食寡嗜慾愼起居、凡百自愛、必不使不謹不調、上貽親憂。父母所憂不僅在飢寒勞役之失調、凡德不加進業不加修、遠正狎邪交非其人、疏於檢身、言行有疵、莫非是疾。知得是疾、謹得此身、始慰得父母、始不愧孝子。否則縱身不夭札、而辱身失行、播惡遺臭、不幾貽父母之大憂哉。人子不能謹身修行以貽父母憂、是必病狂喪心之人。不然、獨非人子、寧獨無心、何忍縱欲敗度、喪身辱宗、重戾父母之心耶。爲人父母者惟子疾是憂、吾不知今之爲人子者、亦曾憂父母之疾、如父母之憂己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考異)漢石經無乎字。

(音讀)四書辨疑舊說犬守禦馬代勞、皆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于人。上自謂能養、養字本讀爲去聲、此養字當改爲上聲。金履祥集注考證、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

(考證)劉氏正義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弟子解作魯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史遷異、非也。下篇子夏稱言游、又子游答夫子稱偃之室、是姓名偃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扌汙聲、漢石經於子張篇作子游、游卽游省。游從扌、說文扌旌旗之游、扌賽之兒、從屮曲而坐、扌相出入也、讀若偃、是扌偃聲同。古人名扌字游、若晉籍偃荀偃鄭駒偃及此言偃皆字游。本皆作扌、段偃字爲之。王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

養、是與祇同義。故薛綜注東京賦祇是也。

(集解)孔子游弟子姓言名假。包以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犬能爲人守禦、馬能爲人負重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

(集注)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假。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別解一)李氏論語割記如舊說犬馬能則引喻失義、聖人恐不應作是言。且能字接犬馬說、似非謂人能養犬馬也。蓋言禽獸亦能相養、但無禮耳。人養親而不敬、何以自別於禽獸乎。

按論語割記李光地著、空疏膚淺一無可取、獨此條尙有新意。蓋舊注犬馬養人人養犬馬兩說、唐以前大都沿用後說。集注獨採前說、此謂犬馬亦能相養較集注爲勝、姑採之以備一說。

翟灝四書考異禮記內則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按舊解其犬馬養人人養犬馬二說、朱特取其後一說、殆以內則文可參合故耶。然內則主父母所愛敬之人言、于此未盡允。且犬馬但有可愛無可敬、云亦敬之語復未純也。同屬禮說、與其參內則似不若參坊記。坊記惟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而無駁辭。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東哲補亡詩云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毋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

一以貫之。即甚不敬之罪、此義已深足警醒、更何必躁言醜語、比人父母于犬馬耶。

按此仍李氏犬馬相養之說、而考證精確言皆有物、迥非空疏不學所及。

(別解二)包慎言溫故錄犬馬二句蓋極言養之事、雖父母之犬馬今亦能養之也。內則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敬養兼至故爲貴也。若今之孝者不過能養、雖至於父母所愛敬之犬馬亦能養之、然祇能養父母不能敬也。何之別、謂何以別乎今也。鹽鐵論犬養篇喜養者不必芻豢也、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歛菽飲水足以致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體不貪其養、體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按此引論語以不敬句與能養句聯文、則別謂別乎今之孝者、亦可備一說。

(別解三)劉氏正義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畧、謂坊記小人、即此章犬馬。公羊何休注言大夫有疾稱犬馬、士稱負薪。犬馬負薪皆賤者之稱、而大夫士謙言之。孟子子思曰今而知君之以犬馬畜倣是也。然則犬馬謂卑賤之人、若臧獲之類。程友菊四書辨犬馬喻子之不肖者、猶劉景升兒子豚犬耳之類。言犬馬之子皆有以養其親、但養以敬爲本、不敬何以別於犬馬之子養其親乎。

按以上諸說、終以包注前說義較長。蓋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毛西河曰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於章疏者。即至趙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亦尚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數千年共遵之注、不知朱子集注何以反違何說、而屏舊說不一及、真不可解。陳天祥曰以犬馬之無知論

其爲子之不敬、於義爲安、以禽獸視父母於義安乎。皆所以深著集注之失。

補南史選舉志

蘇良桂

古者選賢、惟德是尙。舜起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伊尹太公起於耕釣。周以三物賓興、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其於才蓋不屑屑也。後世德行道衰、選世選官、多取才學。即有徵召、亦非常制。漢史刺史守相得專召辟、魏晉則立九品中正之法。南朝承襲、頗循其制、而選士之法、亦舉孝秀焉。其舉孝秀者、宋制州舉秀才、郡舉孝廉。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舉秀才郡舉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叙才詮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武帝紀太初二年二月、策試州郡秀孝於延賢堂。揚州秀才顧練豫州秀才殷朗所對稱旨、并以爲著作佐郎。齊武帝紀永明四年正月、詔研策秀才、梁亦策秀才、皆以文取、意同漢制、所策類皆咨問。齊永明九年策秀才王融、爲文咨陳勸農之謀、梁天監三年策秀才任昉、爲文咨問訓學之規。至其舉賢良方正、惟梁武帝普通三年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其天監十四年詔下遠近、博采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搜採、或賢良方正孝弟力田、竝即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則兼獨行力田隱逸之士、拜詔騰舉。非若漢世特舉賢良方正、幾同常制、無帝無之。即其舉力田之民、亦惟是詔有之。其次惟宋孝武大明四年正月車駕耕籍田、大赦、力田之民隨才叙用、皆偶行之制。其所拔舉、蓋亦罕聞。其舉隱逸、宋孝武紀大明六年下四方旌賞茂異。其有懷真抱樸、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當世、或識通古今、才經軍國、奉公廉直、高譽在民、具以名奏。明帝紀泰始二年、詔林澤貞栢、丘園耿潔、博洽古今、敦崇孝讓、四方在任、可明書搜揚

、具奏以聞、隨就褒立。五年九月又詔曰、夫箕穎之操、振古所貴。冲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橫流之會、接艱晦之辰。勸暴剪亂、日不暇給。今雖關隴猶靄、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恥、用靜馳薄。固已物色載懷、寢興疇歎。其有貞栖隱約、自事衡樊、鑿壤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俗者。在所精加搜括、時以名聞。將賁園矜德、茂貽厥禮。羣司各舉所知、以時授爵。秦豫元年帝崩、後廢帝嗣。詔普下牧守廣加搜採、其有孝友聞族、義讓光閭。或匿名屠釣、隱身耕牧、整厲澆風、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無遺逸。虛輪疇帛、俟聞嘉薦。順帝昇明元年九月、詔宣下州郡、搜揚幽仄。標來鄉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甄其茂異。梁天監初、亦詔內侍周省四方、訪賢舉滯。天監十四年、詔下遠近、博採英異肥遯之士。太清元年正月又班下遠近、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特立、不求聞達。咸使言上以時招聘。二年五月詔曰、爲國在於多士、寧下寄於得人。朕暗於行事、尤闕治道。孤立在上、如臨深淵、凡爾在朝、咸思匡救。獻替可否、用相啓沃。班下方岳、傍求俊乂。窮其屠釣、盡其巖穴、以時奏聞。陳文帝天嘉元年七月亦有詔曰、朕以眇身、屬當大寶。負荷至重、憂責實深。而庶績未康、胥怨猶結。佇茲賢良、發於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善可求。何嘗不褒獎抽揚、緘書紳帶。而傅巖虛往、窮谷尙淹。蒲幣空陳、旌弓不至。豈尙有乖哲、使草澤遺才。將時運澆流、今不逮古。側食長懷、寢興增歎。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啓薦前梁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尙書中兵郎王暹、並世胄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並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以下、其各進舉賢良、申薦淪屈。庶衆才必萃、大廈可成。使棫樸載歌、由庚在路。是皆搜揚幽仄、拔舉淪隱之詔也。然其所得人才蓋鮮、殆皆空言而已。至四代舉士入仕、亦有年齒之限。宋元嘉制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齊因宋代限年之制、乃至武帝、仕者不復拘老幼。梁初又限年二十五方

得入仕。武帝天監四年、乃詔至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爲官。若有才同甘頡、勿限年次。陳依梁制、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爲挽郎、得未壯而仕。而舉士皆中正司其柄、惟梁初無中正制。至天監七年詔於州置州望、郡置郡宗、鄉置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無使膏梁寒素之隔。敬帝太平二年、乃諸州各置中正舊放舉選、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其舉官則多爲吏部所司、蓋升沈之柄在於選曹也。宋元嘉中王述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詮衡有序、朝野稱之。元嘉二十六年、王僧綽徙吏部郎參掌選事、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七年江湛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武帝孝建中顏峻轉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峻領選、意多不行。峻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時人爲之語曰、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大明中帝不欲威柄在人、親攬庶務。前後領選者惟奉行文書。及顏師伯遷吏部尚書專情獨斷、奏無不可。七年又下詔改置吏部尚書二人、以輕其權。用謝莊王曇生拜爲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施寒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會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顏緯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會。勅使奇元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緯之等六人鞭杖一百。齊時王籍爲吏部尚書、所舉多行其意。建武末王亮爲吏部尚書、時尚書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子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祐弟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昵之如初。及祐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其所選

用。拘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爲能。至陳天康元年徐陵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誼競不已者、陵乃爲書言示曰、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縣乏賞賜、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諸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異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耶。既參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君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初武帝承梁世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英爲吏部尚書、始差有其序、至州縣居官亦有年限。宋元嘉中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至十餘年。及武帝時、以郡縣在職六週過久、改以三周爲小滿。其詔羣臣所舉。宋文帝紀元嘉十二年普使內外羣臣舉士、臨川王義慶表薦前臨汝令庾實、處士南郡師覺。齊武帝紀永明元年春正月、詔王公卿士各舉所知、隨方登叙。八年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登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罰。明帝紀建武元年正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梁武帝紀大同二年、詔文武各舉所知、隨才明試。其莅政廉否、分別矢言、俟茲黜陟。十四年後主詔內外衆官九品以上、各荐一人、以會彙征之旨。至德三年三月、詔王公以下各荐所知、則多不拘士官、任人騰荐。其舉胄子、或亦策試。梁武帝紀天監九年十二月、帝幸國子學策試胄

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梁世復有均選之時。武帝天監五年、詔凡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收擷、使郡有一人、但非常制也。然觀於南朝選士舉官、似有規制。而以際承魏晉、循慣氏族之風、是以三百年間、用人之法、尤盛取於氏族、王謝其著者也。其仕者或從召辟、或舉孝秀、意同兩漢。而所謂召辟孝廉者、固皆貴胄也。其顯於匹夫單族者實鮮。是以中正雖司別人物、而凡登仕版、概出蔭叙焉。則其所選雖似不同制、實如出一轍。初宋孝武帝時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書曰、今爲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使更求其言行、考其事業。必不足舉者、雖公門弟子、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兼述農桑生殖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悅。右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亦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雜、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無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尙書銓用。若隱約其才、據主延賓。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謂蒞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限。帝時自覽朝政、分置二選、亦無所施行。及齊時王儉請解領選、謂褚淵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則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絕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淵曰誠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爲改也。而尙書都令史駱宰又會議策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策。謝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杜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折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

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采。詔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爲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武爲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冑籍生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以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華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譏涇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則、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實幼童、籍已逾立。滓穢名教、於斯爲甚。乃停施行。然及梁世、闕閱之風、仍同前世。鴻臚卿裴子野論曰、書云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政、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嫡嗣、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式閭擁簪、無絕於時。其後四方乘勢之家、門客千數。是卑身折節者、分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於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舉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廁清途。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增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厲德興化之道也。尚書左僕射沈約亦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材、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代資、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多

少、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縣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然其取才氏族之風、終南朝之世、卒莫能易。

按氏族之選、興自魏晉、南朝因之、遂成習制。宋時吳興太守王韶之擢吳達、補功曹吏。以門寒固辭不受、舉爲孝廉。於此可見其門胄習染之深。其舉秀才雖由課試、但片文答問、不足以識簡真才。沈約上書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庠序繁布、傳經授受。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之士人、并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見謂愚賤。且當今士子繁多、畧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復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通。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至以吏部尙書、參掌人物之選、實多專私偏失之弊。苟非其人、益滋闕漏。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詳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視其忠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論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尙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之於朝。三公參其得失除罷、尙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異是、而所失弘多。夫厚兒深衷、險如蹊壑。擇言觀行、猶懼弗白。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于是鸞鳳遂行、不可止也已。擊鼓攘袂、填彼寺臺。求者干進、以務必得。加之以誚黷吏曹、按閱閱而選舉、不違訪采於鄉邑。父

誨其子曰、不索何獲。兄勸其弟曰、努力窺覷。無廉耻之風、謹愿之操。官邪國敗、而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哲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周漢。朝三暮四、其病愈甚也。蓋南朝選舉之制、即承冑籍之習、復當專制之世。則凡所任拔、不由於君臣偏私、即取自閥閱世族。即九品所司、亦非前代察舉之意。加以歷代君主、出於僭竊篡取之途、即非聖明大畧。又復年月匆促、祚位不久、國安不遑、何暇治規。遂致三百年間、文物蕭颯、制庶無聞。偶發明詔、下采幽隱、而實則言行異途、非有切心天下人民之天子公卿大夫士也。况復版輿偏安、藉貪餘息。外有強鄰、內多叛變。兵戈不息、百姓戕損。典章之規、幾同北胡。是誠華夏之至變、蒼生之敗運。而貪殘愚暗之帝王、不顧天下之大計、而但圖須臾九五之榮。以致禍誤國家、塗炭子姓、豈不哀哉。夫天降下民、作君作師、選官爲政、重在治化。而海內自古皆歷君王之世、發任人才、多無成制。三代以上、尙多選賢。後世視富貴爲尊榮、但求朝爲一旅人、暮爲九品官。雖多行不義、亦必悍然爲之、又安求其能解理民用世之本務耶。或有傑材良吏、然亦多因感遇恩威之私、而忘其爲國爲民之公。而甘心爲帝王之功狗、而不敢有所建樹。若此、則選官欲求利於天下蒼生、又烏可得哉。夫南朝各國國祚之短、本如泡影曇花、蜉蝣一瞬。而其選官則惟重冑籍、視天子之位爲一人之私產、視官吏之位爲世族之私產。執袴子弟、多登廟廊。賢良之士、埋沒山林。上下交失其道、士民坐受其弊。此南朝諸國之所以終於局促一隅、而終不足以媲美於漢唐邈治之隆乎。

蕭一山著清代學者生卒及著述表糾謬

俞士鎮

有清一代學術蔚盛、作者如林。承學之士、每探討故籍、輒有浩無涯岸之苦。蕭君撰清代學

者生卒及著述表、嘉惠士林、功匪淺尠。惟其中紕繆叢出、間多猥雜、又不能無病焉。綜加鈎稽、蓋有八謬。

一曰撰人遺漏過多。清代作者既夥、採訪誠難周至。若其棲遲衡門之客、潛蹤畎畝之士、雖篇章不匿、而隱德未曜、或名雖傳而稿已散佚、或書雖存而名未通顯。若此之類、雖竭官家之力、猶苦不逮、私人著錄、自難苛求。至於名已列於通人、書已著於乙部、是因不應漏而漏。則著者寡聞之譏、詎宜得免。如阮王兩刻經解、非不經見之書、所有纂人亦非無身世可尋、顧齋君此表遺漏甚多。如馮景蔣廷錫許寅亮翟灝程瑤田李林松胡秉乾趙坦崔福榴陳懋林馬瑞辰黃棟金鄂朱大韶羅士琳吳卓信曾釗凌曙姚配中潘維城黃式之吳嘉賓邵懿行何秋濤劉書言鍾文杰陳壽熊蔣仁榮倪文蔚成蓉鏡孔廣牧陶方琦林兆豐胡元儀元玉等約三十五人、此不應漏而漏者一也。又如清代作者、如屈悔翁劉繼莊王軒丁以此簡竹居宋芸子諸人、(所遺尙不止此姑舉以例其餘)皆馳譽於當世、著書立說、足垂不朽。而斯表皆未著錄、此不應漏而漏者二也。文章之士、胡薇元有玉津閣叢書二十餘種、胡蘊玉樸學齋十種。興化李詳尤爲文章宗匠、其製學齋集如文心雕龍黃註補正選學拾濬韓詩杜詩證選等書、皆一時之選、而斯表亦未著錄。(表內有端方劄齋吉金錄藏石記而不知一書皆出詳手校理也)此不應漏而漏者三也。遺老如勞玉初王小航于晦若諸人、玉初精於籌算之學、其籌算考釋堦積籌法諸書、備極精審。且曾與小航同倡簡字。晦若精於三禮、小航銳意著書、而此表皆未著錄、此不應漏而漏者四也。若此之類、不勝枚舉。凡茲數人、皆藉甚京華、爲近代知名之士、猶復闕漏恆多。若其肥遯畎畝之士、或年代較遠之人、則終焉永闕、又何待論。

二曰著述闕畧過多。表內對於諸家著述、時或甄采過畧。如莊有可大久先生遺書內、有慕良雜纂四卷、周易集說七卷、周易篆文四卷、周易原本訂正一卷附周易大傳十翼原本四卷、周易

文字異同考一卷、周易異文一卷附毛詩異文一卷、易義條析一卷附卦序別臆一卷、刪輯元清江張理張仲純氏易說一卷、刪輯項江陵周易玩辭一卷、周官指掌五卷、周官集說十二卷附禮箋駁正一卷、今文尚書集註六卷、尚書序說二卷附毛詩序說一卷、毛詩說六卷附詩蘊二卷、毛詩字義五卷附詩經異文篆字一卷、毛詩篆文六卷、春秋註解十六卷、(已佚)春秋天道義九十四卷、春秋地理義十三卷、春秋人倫義五十六卷、春秋物類義六卷、春秋禮事義二卷、春秋慎終義四卷、春秋邦交義五卷、春秋慎行義二卷、春秋兵爭義二卷、春秋字數義一百四卷、春秋人倫考義○卷、春秋人事義○卷、春秋人名考一卷附春秋地名考一卷、春秋爵官考義一卷、春秋小學七卷、春秋字義四卷附春秋異文小學一卷、春秋篆文訂本一卷、春秋正文訂本一卷、春秋人名考異○卷、春秋名義○卷、春秋人字考義○卷、春秋諡考義○卷、春秋姓名考義○卷、春秋氏義○卷、禮記集說四十九卷、考工集說一卷、儀禮喪服經傳分釋圖表二卷、各經傳記小學十四卷、傳記不載說文餘字三卷、許氏篆文二卷、慕良雜著四卷、慕良詩存○卷、庚辛窗稿選存○卷、約六十餘種。而蕭目所錄、僅爲春秋經解十六卷、春秋字數義百四卷、春秋天道義九十四卷、春秋人倫義五十六卷、春秋地理義十五卷、春秋物類義六卷、春秋字義本四卷、春秋小學一卷、春秋異文小學一卷、春秋地名考二卷、春秋人名考二卷、周易集說七卷、周易條析六卷、周易卦序別臆一卷、周易異文一卷、毛詩說五卷、毛詩說蘊上下四卷、毛詩字義五卷、毛詩異文字義一卷、毛詩序說一卷、毛詩異聞二卷、尚書今文集註六卷、尚書序說二卷、周官集說十二卷、周官指掌四卷、儀禮喪服經傳分釋圖表二卷、禮記集說四十九卷、考工集說一卷、各經傳記小學十四卷、傳記不載說文餘字三卷、約共三十種、少三十餘種。大久遺書爲其元孫莊俞于民國十九年七月刊行、蕭君此表著錄于民國二十年、應已見及此書、不宜闕略至此。又王仁俊捍鄭所著書、計有商君書表微、唐律名例

跋、意林周註訂、龍門造像目、新墨緣彙觀、諸子札記、讀爾雅日記、敦煌石室真蹟錄、說文一家學、說文要旨明例、說文引漢律令考、說文考異纂、說文獨字成部考、許君說文多採用淮南說、許學三代吉金跋、三代教育史、正學編、正學堂集外篇、正學堂集內篇、正學堂集附篇、正學堂筆記、玉函山房續編、王氏文獻錄、王氏經說、五百經幢館稿、孟鼎集釋、爾雅讀、爾雅疑義、爾雅大字本校勘記、爾雅學、兩漢傳經表通經表訂補、西夏文綴、西夏文綴外篇、西夏藝文志、西遼書石刻正文、孔子集語補遺、孔子經解、武廟祀典考、聖哲辨誣錄、碑版叢錄、羣經講義、羣經漢註集證、羣書校文輯佚、毛詩草木今名釋佚、秘府畧箋、稽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補遺、白虎通引書表、白虎通義集校、吳諺證、吳郡漢學師承表、吳郡著述考、釋名集校、御覽格致古微、御齋金石文錄、御齋鍾鼎款識、淮南許注考證、淮南子許注異同三詁、淮南子萬畢術輯證、淮南子揚推、寰宇訪碑錄三續、寰宇吉金錄、顧氏羣書集說補正、補宋書藝文志、補梁書藝文志、漢碑徵經補、漢書許註輯證、漢書藝文志校補、遼文萃、遼藝文志補證、遼史藝文志補正、軍歌箋、大學堂文學研究法、壺公師考、金釋稿、克鼎集釋、存古學堂叢刻經學、存古學堂叢刻、存古學堂叢刻經史詞章學、古今中外文字考、古類書輯錄存佚表、老子正誼、格致古微、春秋左氏傳學、秦權衡度量考、東西文菁華、扞鄭著書自叙、感應篇儒義、感應篇古本考、墨子經注、墨子經說疏、景佑六壬神定經纂、鷓冠子閒詁、歷朝石刻跋、隋書經籍志校補、周秦諸子敘錄、周秦學術源流考、學堂歌箋、關謬篇、金石續編補跋、金石通考、金石萃編三續、金石萃編統補稿、金石萃編補跋、金石簿錄、倉頡篇輯補校正、鄭峯陽辨誣錄、鄭學籍、鄭謬讀碑記、籀鄒賦荃、管子調纂、小畜集考證、小學鈞沈補續、焚陽鄭氏石刻考。而蕭表著錄者、只有說文解字考異訂三十卷、格致古微、周秦諸子學術源流考、擬彙刻周秦諸子校註輯補、善本敘錄一卷、內業集解、

管子集解、老氏微言考證、老子校文、鷓冠子閒詁、商書書微二十六篇、孫氏墨子閒詁補遺、墨子校文、淮南子萬畢術一卷、倉頡篇輯補、校正畢氏傳經表通經表、考證歷代傳經表通經表、正學篇。闕畧之多、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又表內著錄劉申叔先生最目、爲逸禮考一卷、禮經舊說考畧四卷、周禮古注集疏二十卷、春秋左氏傳例畧一卷、中古文考泰誓答問駁證一卷、老子剡補二卷、莊子校補一卷、荀子校補六卷、楚辭考異八卷、呂氏春秋剡補一卷、賈子新書剡補二卷、春秋繁露剡補三卷、左庵文集五卷、經學傳授考一卷。按民國八年先生捐館時、余與同門陳鐘凡劉文典張煊薛祥綏四人董理遺稿、共爲五大函。第一函老子剡補二册、莊子剡補一册、墨子拾補上下卷二册、晏子春秋校補上下卷二册、晏子佚文輯補一卷、荀子剡補五册、(已刊)荀子逸文一册、韓非子校補一册、賈子新書校補上下卷二册、新書遺文輯補一卷、揚子法言校補一卷、法言逸文一卷、白虎通義校補上下卷二册、白虎通義闕文補訂一卷、(鉛印本)春秋繁露剡補二卷、繁露佚文輯補一卷、楚辭考異十五卷一册、白虎通義定本二册。(刻本有序)第二函春秋左氏傳古例銓微一册、春秋左氏傳例畧一册、(已刊)春秋左氏傳答問油印本一册又抄本二册、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一册附序目、周書補正六卷、(已刊)周書畧說一卷、(已刊)西漢周官師說考二卷、(已刊)周禮古註集疏卷七卷十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清稿存)斬春黃侃處禮經舊說考畧卷一卷二卷三卷四、(清稿存)黃侃處逸禮考一册、毛詩詞例一册。第三函古歷管窺二卷、尙書源流考、(原標題闕)毛詩札記、左菴隨筆一册、左菴經說一册、中古文考、周禮左氏雜稿。第四函春秋古經舊註疏謬、(殘稿)中庸問答、(不全)周歷典、(不全)國語補音、(不全)國故鈞沈一册。(非古虛上中篇古本字考周明堂考古尙書王服說校讎通義箴言)第五函左菴文百三十四首、共四十一種、又一百三十四首。遺稿存北京大學圖書館甚久、余等校理最目亦已刊行。而蕭君

未能據以入表、採訪之陋、於茲可見。似此闕畧、非惟無以對前賢、實亦大足貽誤來學也。三曰自亂體例。蕭君此表最目之例、首列所著書總目。如刊於何種叢書者、首列叢書之名、再於總目之下分列子目、並各若干卷。如葉德輝觀古堂所著書、並標列第一集書目各若干卷、第二集書目各若干卷、其例一。所著書已否收入乙部、亦於最目之下附加注明。如顧炎武所著書、於音學五書三十九卷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等目之後、注曰以上收入四庫全書。於建康古今記十卷等目後、注曰以上見年譜。其例二。如其人著述爲後人所校理或刊刻者、則亦附注於其本目之後。如亭林遺書二十七卷下注潘耒編、遺書補遺十三卷下注朱紀榮編、其例三。以上三例、皆甚精覈、足以利便學人。乃於他人他書、則多反是。如鄭杲東父、僅于名下繫東父遺書六卷。東父遺書計有春秋說二卷、論書序大傳一卷、書張尙書之洞勸學篇後一卷、雜著一卷、而表未注明遺書爲合肥李國松刻於集虛草堂叢書內。馬其昶所輯校、表亦未加銓注。倘後之人欲檢尋東父遺書、則竟莫審其收入何書以內。（東父尙有手批東塾讀書記存孟錫綬錫珏處余曾假觀較他書爲精此表亦未著錄）又如王仁俊諸著述、均分刊於捍鄭所著書及實學叢書以內、此表祇列羣書最目、未及總目。皆非所以便利學人、抑亦自亂其體例。四曰取範過隘。居今日而論學術、自宜學藝兼收、不容再存儒林方伎之見。且茲編既以著述爲重、尤應遠紹劉畧、近規四部。雖甄采有殊、而封域無異。乃表中所列著述、詳於經史文學、而於方伎一流捐棄過甚。如徐靈胎醫書十種、陳念祖南雅堂全集皆未錄入。偏畸之失、致使一代著作、竟無醫林典籍、可詫孰甚。

五曰考訂太疏。如莊有可初名獻可、後更名有可字大久。表內宜加附註、以昭示學人、而竟從闕如。又孔臯軒廣森爲孔子七十世孫、而表內附註誤爲六十八世孫。表內於承傳家學之士、多注明世系以考見淵源。劉申叔先生曾祖文淇、祖毓松、伯父壽曾、四代治春秋左氏傳。

均列傳國史、有名於清道光咸同之世、而表內並未注及。又劉先生生於光緒甲申年五月二日、卒於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得年三十有六、而表中注爲三十三歲、不知所據何書。凡此之類、皆疏於考訂、故紕繆百出、屢見不鮮。

六曰審定未嚴。表內列陳寶箴、於其下注子三立孫衡恪。（表內於散原及師曾似又未列入）而所錄最目、不過課士錄一種而已。又列有曾國荃、而忠襄公全集不過官文書及哀榮錄而已。若此則達官中有文集者甚多、何不悉據以入表。且中興勛臣如胡文忠左文襄多以文章經濟稱、且其集中尙不止於官文書哀榮錄一類文字、又胡以不見著錄耶。一代學術、所關甚鉅、殊未可以輕心去取、率意爲之也。

七曰矛盾錯誤。如焦循里堂、注爲江蘇甘泉人、而其子廷琥則爲江蘇江都。地雖同屬揚州、而父子不宜相異。又如石琢堂詛爲蘊如、崔東壁誤爲催述、其餘豕魯之訛、觸目皆是。雖或爲刻工所誤、而勘對未精、亦足以深誤後學。

八曰斷代立限亦多未諦。一代藝文、斷代最難。各從其宜、未可相強。如王伯厚去宋亡十餘年始卒、宋史仍列其傳。顧亭林黃梨州同於伯厚、而明史不爲立傳。蓋其情有未同、而處境亦異、此不可概執以相繩也。此表於陳弢庵諸人列入清代、老臣孤忠、自無異詞。其餘諸子、亦差足相安。獨於章太炎劉申叔兩先生、則期期以爲不可。蓋太炎申叔皆未卜仕清朝、而倡議革命甚久。儀徵雖曾入弢齋幕中、而爲時甚暫。若以著作年代相衡、則二君著述成於清代者半、成於民國者半、亦正難判別。憶民國三年清史館初置、吳劍豐任採訪、一日造太炎先生求著書最目、云欲入清史藝文志。太炎先生拒之曰、清志自錄清代之書、僕所著書何與焉。劍豐曰君著書自在清代、斷代立限、宜入清志。先生曰、此史官不解史法耳。昔危素楊維禎陶宗儀文章詩史、皆在元代作之、而明史悉載其錄。以此相衡、雖王闈運輩所著書、

皆應在民國史藝文志也。况僕平日夙不承認清庭者乎。若云斷代、曾見大總統亦有詩五六十首、皆在清代所作、清代應有袁世凱集否。劍豐曰、袁公詩本不足重輕、非君輩著書可擬。先生笑曰、清史藝文志亦豈足重輕耶。卒拒而不與。太炎先生自守如此、乃蕭君獨忍強先生以其所不願者何耶。然則寧闕之歟。曰是又不然。宜於正表之後增一附表、將民國學人如太炎先生等列入此表、則兩得之矣。惜乎蕭君夙以史學自矜、而未能識及此也。

準上以談、則蕭君是書之外謬可以概見。論次之餘、重有所感。古人著書立說、旁搜遠紹、博綜參稽、故用力也弘、而成功也鉅。今人撰述太易、檢拾即是、所謂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及其弊也、則附會支離之辭、盈篇累牘。上焉者逐版訂正、猶足補罅方來。下焉者則巧竄自任、罔恤衆口。國學銷沈、此輩實尸其咎。黃季剛先生終身不著書、所以引爲大戒也。矯枉過直、殆又失之。余草是篇、雖糾正蕭君、固匪獨爲蕭君發也。

外國漢學研究概觀(再續)

七英國

英國於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已有無名氏譯中國小說好迷傳。然迄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馬戛爾尼(Macartney)奉命聘華、求譯才而不可得、乃由拿波里之中華書院得華人解拉丁意大利語者二、間接通意。時副使之子有名司達東(G. J. Staunton)者、以十二歲之韶齡偕來、熱心研究、遂通華語文。嘉慶二十一年復從英大使羅爾美都(Lord Amherst)入北京、後供職東印度公司、一八二三(道光三年)與高普洛克(Colebrooke)協力發起皇家亞細亞學會、寄贈漢籍三千冊。氏於嘉慶十五年譯大清律例、傳佈歐洲、爲英人治中國學之開山。少司達東一歲有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彼畧習華語於倫敦之華僑、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

梁繩禕

以佈教經美國至廣州交司達東、殫精中國文學、任譯員於東印度公司。始譯新舊約爲漢文、開英華學堂於澳門。一八二四歸國、道光六年（一八一八）再來華、從事譯著、一八三四卒於廣東。氏之偉業爲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三出版之英華字典六冊、由東印度公司之資助以成。與馬禮遜共譯聖書者有米憐（William Milne）、亦耶蘇教士、譯聖諭廣訓爲英文、嘉慶二十二年出版於倫敦。又有宣教師馬斯哈曼（Johna Marshman）佈教於印度、而習華文、著中國文典、譯述大學與論語之一部。次爲戴維斯（J. E. Davis）、以東印度公司書記、爲貿易監督官、仕至香港總督。而論列漢詩、譯元雜劇及小說。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刊中國概覽（*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於倫敦、譯爲法德意蘭等文、風行一時。此初期英國漢學者之業績也。

牛津大學之有漢學講座、始於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理雅格（James Legge）爲首任教授。劍橋大學則始於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威特（G. E. Wade）爲首任。理雅格生於一八一五年、卒業於阿伯敦大學、擅拉丁文。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爲倫敦會傳教師至澳門、年二十八、任澳門英華書院院長、後移於香港。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始漫遊華北歸國、留華逾三十年。一八七六任牛津大學教授、一八九七卒於倫敦、年八十二。氏之主要貢獻爲中國古典之英譯、歐人譯經者或爲宗教動機、或爲牽附個人學說、惟理氏爲欲理解中國文化而譯述。慎重負責、並得華人王韜之助。各譯本皆附導言、可見氏之學植。計先後譯有論語（*Confucian Analects*）大學（*The Great Learning*）中庸（*The Doctrine of Mean*）爲第一冊、孟子爲第二冊（一八六一）、第三冊爲書經（*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r book of history*）（一八六五）、第四冊爲詩經（*Lesson from the states or book of Poetry*）（一八七一）、第五冊爲春秋左傳（一八七二）、均出版於香港、總名爲（*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a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一八七二年版)及歸國、又譯易經(一八八二)、禮記(一八八五)、收入繆納(Max Muller)編東方聖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中。又曾譯老子莊子、可謂精力絕人矣。威特少理雅格三歲、道光十六年(一八三七)以遠東派遣軍東來、參加鴉片戰爭、補書記官、爲上海副領事。一八七一至八三爲駐華公使、結之罘條約。歸英後、一八八八年任劍橋大學華語講座、有華語入門書數種、一八九五年卒。外交官之治漢學者復有裴利浦(Philips)、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來香港、習華語、爲通譯、爲副領事、領事、輾轉任職於華南。研究福建貿易港之沿革、以明馬歡之瀛涯勝覽爲中心、有所論著。倫敦會教士衛利(Alexander Wylie)先裴利浦十年(一八四七道光二十七年)來華、年三十二、居上海爲倫敦會印刷所監督、習漢文、並研究滿蒙梵語。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北京條約成、得旅行內地之許可、踏查十七省、一八七七年始歸國、一八八九年卒。氏留華三十年、中國文獻之賅博、爲十九世紀英人第一。晚年失明、其所蒐羅典籍、現爲上海皇家亞細亞學會華北支部圖書館核心。著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研究、居庸關佛教銘文考、漢籍解題、中國研究集(Chinese Researches 一八九七上海版、近有北京文殿閣影印本)、漢籍解題、中國研究集、至今猶爲學界重視。至當代之英國漢學界、博雅老壽、名重一時者、爲翟利斯教授。

翟利斯(Allen Herbert Giles)一八四五年十二月生、其父爲古書古物研究者。氏少嗜古典、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二十一、爲駐華領事館學習譯員、嗣任汕頭廈門寧波上海等地副領事領事、一八九三(光緒十九年)辭職。一八九七任劍橋大學中國語教授、一九二四牛津大學授以名譽法學博士、並選爲法國學士院會員。氏曾譯千字文莊子老子爲英文、著中國文學史(A historysem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一九〇一一一九二二)、中國古代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 一九〇五)、中國畫史(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 一八〇五)、中國人名辭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一八九八)。一九一一年成中國文化、中國與中國人一書、宣揚東方文明、此外介紹中國國情之通俗撰著甚多。其平生精力所寄爲英華辭典 (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一八九二—一九二二)、晚年猶從事於三度補訂。英國學風重實用尙概念、故氏多爲俗書、乏精深研究。其子小翟利斯 (Lionel Giles) 生於一八七五年、遊學比奧俄等大學、又負笈牛津。一九〇〇年入大英博物館、承父之學、共撰大英百科全書中關於中國語文者。以大英博物館命、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索引 (An alphabetical index to the Chinese Encyclopaedia Chin Ting Ku Chin Tu Shu Chi Cheng)、一九一一年出版。又有關於老子孔子孫子戰術道教教義等著述、現任職大英博物館東洋部漢籍及寫本股、並得爲牛津倫敦劍橋等大學之中國語考試官。

此外英之漢學者有霍渥斯 (H. H. Howarth)、一八四二年生於里士本、赴任印度有功、爲皇家考古學會總裁、一九二六年卒。著有西藏研究、元代耶蘇教史研究、古代中國語研究、中國上古史、漢學研究等。其蒙古史 (History of Mongols from the 9th to 19 century) 初刊於皇家亞洲學會學報、一八七六至一九二七單行、凡五冊。(第五冊爲補遺索引、北京文殿閣有影印本) 爲治中國邊疆史者所重。巴沙爾 (S. W. Bushell) 同治七年 (一八六八) 爲英公使館醫官、留華三十年、蒐集古文書古泉金石磁器等。著中國美術 (一九〇六)、中國磁器考 (一九一〇)、精於鑑別、一九〇八年逝世。斯坦因 (A. M. Stein 一八六一—) 爲考古學者、四次探險中央亞細亞。先伯希和發現敦煌古籍、舉精品以入大英博物館、爲治敦煌學者所不能忘。(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二十五年中華書局版、爲探險之總合通俗報告)、又霍布金 (L. C. Hopkins。一八五四—) 於同治十三年 (一八七四) 來華、任上海之罘天津等地領事。耽於中國古代史之研究、考訂殷墟龜甲文字、研究古泉、爲歐人此種論著之最早者。清室英語

教師莊士敦 (R. F. Johnston)、曾以筆名 (Christopher Irvine) 發表佛教喇嘛教景教等宗教史之研究。又發現房山縣三益山十字寺景教碑石。並曾授華語於倫敦大學。巴克爾 (E. H. Parker) 著有匈奴史、(有向達譯本、二十三年商務版。)

英國大學之有漢學科者、爲倫敦牛津劍橋利物補 (Liverpool) 曼徹斯特 (Manchester) 各校。大學圖書館均有漢籍、馬禮遜之漢文書萬冊、藏倫敦大學。倫敦大英博物館多收古籍、所藏敦煌寫本、與巴黎國民圖書館並稱。大不列顛圖書館有漢籍二萬二千冊、皇家亞細亞學會及上海分會均有悠久之蓄積。倫敦泰晤士報駐華通訊員莫利遜 (G. E. Morrison)、久居北京、蒐集東亞關係書報、自一八九四年起、先後得書籍二萬四千冊、地圖畫片約千幅、研究東方學之珍籍、盡萃於是。民國六年以三萬五千磅售於日本岩崎、即今東京東方文庫之核心。尤茂蒲羅斯 (George Fumorphopov) 以蒐集中國美術稱於世界、今其藏已爲英政府有。英人漢學研究刊物、重要者如下。

不列顛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學報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此爲道光三年 (一八一三) 在倫敦成立之英國皇家亞細亞協會本部機關誌、一八三四年七月創刊、迄今已逾百年。對於印度學埃及西亞學、皆有重要貢獻。而探討中國學者、亦數見不鮮。如洛克希爾 (W. Rockhill) 之西藏研究、毛利 (Maule) 之元代耶穌教史研究、高本漢 (B. Karlgren) 之古代中國語研究、裴莫兒 (B. Faerér) 之中國樂器與西亞樂器關係論等是。該報初年刊四次、自一八三四年七月至一八三五年四月止之第一卷起、至一八六三至六四之第二十卷止爲初集 (First series)。於一八六五年又改爲一年一卷制、並自此年分起稱爲新集 (New series) 之第一卷、及一八八九年刊至二十一卷。一八九〇年廢號卷名稱、改爲何年何月號、每季由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編行。

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學報，此誌刊載研究漢學之論文講稿或雜俎等，創刊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至一八六〇年刊行兩卷，稱爲初集。續刊之新集自一八六四年至今日，年刊一卷，由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發行。

東方學院學報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創刊於一九一七年，編輯及發行爲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論文以英語爲主，多印度阿刺伯波斯問題之探討，亦有關於中國之論著，並多書評。

八美國

美人之注意中國學始於斯威廉 (*Samuel wells Williams* 一八一二—一八四四)、本神學者、一八三三(道光十三年)來華佈教、一八五七至七六爲美使館秘書、晉至代理公使。一八四八年刊佈中國 (*Middle Kingdom*) 一書、一八七八至八八爲耶魯大學華語教師、有關於字典語學之著述。繼之以興者有洛克希爾 (*W. Woodrill Rockhill* 一八五四—一九一四)、生於菲拉迭爾菲亞、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以美使館二等書記官來北京、一八八七至九一探險西藏、一九〇五至〇九爲駐華公使、旅行蒙古。後聘爲袁世凱顧問、卒於火奴魯魯途中。前後留華十五年、有梵藏語之素養、於外交官生活之餘、時發表蒙藏研究紀行文、受英國地理學會之獎章。譯註魯勃洛克 (*Rubruck*) 東遊記、(*The Journey of William fo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55* 倫敦一九〇〇版、近有北京文殿閣影印本)。魯勃洛克爲十三世紀中葉旅行蒙古之耶教士、又與夏德合譯趙汝适諸蕃志、(一九一二彼得堡版、近有北京文殿閣影印本)、於中世中國與外國交通史多有闡發。與氏同時有費諾羅薩 (*Ernest Fenolosa*) 一八五三—一九〇八) 居日本八年、研究東洋美術、一九一一年著日本與中國藝術之時代。後遊羅馬、卒於倫敦。二十世紀初、美國國勢鼎盛、遠東研究之興味、日趨濃厚、於是德籍漢學大師夏

德、勞佛爾、相繼歸化、爲美國漢學界之重鎮焉。

夏德 (Friedrich Hirth) (一八四五—一九二七) 本德人、一八七〇 (同治九年) 年二十五、始供職於中國海關、其間一八七八至八八八任職上海統計局、一八八六至八七並爲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華北支部總裁、前後留華二十五年、一八九五去職歸國。一八九〇法人考狄創刊通報於萊頓、夏德爲文於創刊號、避地明興 (München)、讀內曼遺籍、一九〇二年應美人聘爲哥崙比亞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供職十五年、年八十餘而卒。氏自一八六九出版學位論文、迄一九一七年由美國東方學會揭佈史記大宛列傳英譯、撰著達百餘種、其成名之作爲一八八五年刊之大秦國全錄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此外有中國之研究 (一八九〇)、匈奴之研究、(一九〇一)、中國上古史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此書一九〇八年由美國哥崙比亞大學出版部印行、凡八章、由盤古至秦之統一、(有日本西山榮久大正七年譯本、張繼爲之序、蔣蔭樓摘譯其一章爲中國羅盤針考、見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三集二十九期)、乃夏氏在哥崙比亞大學之講義。其書於敦煌殷墟資料、未加注意、然在當時固不失爲良著、氏又曾與洛克希爾合譯趙汝适諸蕃志。

勞佛爾 (Berthold Laufer 一八七四—一九三四) 氏生於德國科崙、肄業於柏林大學 (一八九三—九五)、得博士學位於來比錫大學 (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入美國、參預基索浦北太平洋探險隊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踏查薩坎島 (Sakhalin island) 及東西伯利亞一帶 (一八九八—九九)。繼偕探險隊來華 (一九〇一—〇四)、留長安數年、旋復入布拉克斯頓夫人探險隊 (The Mrs. T. B. Blackstone Exp.)、二次踏查我國西部及西藏高原 (一九〇八—一九一〇)。此後任職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講學於哥崙比亞大學 (一九〇四—〇七)、旋任該館亞洲部副主任、一九一一年任該館人類學部主任、一

九三四年、墜樓而卒、年六十。氏通希臘拉丁西藏西夏等語、能讀漢籍、核博與法之伯希和埒。關於考古學宗教學人種學藏滿蒙文、皆有所述作。其重要者爲中國古玉考、(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一九二二)搜羅中國舊籍、自宣和博古圖以下圖譜圖考之書、美國博物館之中國古玉、以至探險隊在華所採集者、旁證博引、以考古方法尋繹古今玉器之演進、以玉器爲中心史料、而說明中國古代文明與禮教發展。蓋欲從玉器之制作、溝通古代禮教所含之基本宗教觀念、闡發其對於政治思想關係、其方法之新穎、非前人所及。漢代之陶器 (Chinese Pottery of Han Dynasty) 出版於一九〇九、爲陶器之系統研究、第五章揭明秦漢時代受西伯利亞藝術之影響、亦爲創見。中國伊蘭篇 (Sino-Iranica 一九一八) 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之傑作、其書博大浩瀚、凡於中國植物金石稱謂沿革、搜討勤備、一名一物之微、詳加疏證。誌其出處始末者、亦復前後錯綜其間、異於曩之考證家、徑徑守一家言與一國文字者所爲。(章鴻釗譯其金石部、並補證爲中國伊蘭卷金石譯證、地質專報乙種三號、民國十四年六月版、向達譯書中葡萄考及苜蓿考刊自然界四卷三、四號、白壽彝譯波斯銘刊禹貢四卷十二期)、此外氏之中國耶教藝術 (Christian art in China) 有北京文殿閣影印本。佛爾克 (A. Forke) 亦德人、於一九一四至一八年授中國哲學史於加利佛尼亞大學。當時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之皮克博士 (Dr. Peake) 及勞佛爾博士、鼎立爲美國漢學三大師。惟不久返德。至美產之漢學者有威廉之子福威廉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一八五八—一九二八)、承家學授遠東史於耶魯大學。耶魯復有拉脫雷特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教授、一八八四年生於奧勒功市、一九〇九渡華、一九一四授歷史於耶魯、一九一八爲洗禮會牧師、一九二一至二七爲米森斯耶魯大學正教授。著有中國之發展 (一九一七)、中美之早期交涉 (一九一七)、中國基督教史 (一九二七)、一九三四年刊中國歷史及文化兩卷、每章附中西參考書目

、不失爲外人治中國學之入門良書。哈佛大學有賈德納(Charles S. Gardner)、授中國史、近著中國舊史學(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一九二八)、多取泰西學者論文、於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竟未論及。又美國學術團體聯合理事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於一九一九(民十八)議廣集學者、遂譯漢籍、後得羅氏(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及克氏兩基金團(The Carnegie corporation)之資助、經賈德納等議定、先譯漢書、聘德布斯(Homer H. Dubs)主其事。德氏精哲學、於吾國學藝用力甚勤。嘗譯荀子。其譯漢書、原計劃分爲五冊、自一至三冊爲諸帝本紀、四冊譯班氏叙傳、兼評班書體例、及諸註家得失、末冊詮釋字義訓詁名物、名曰語彙。一九三八年首冊成、計高惠呂后文景諸紀共五卷、卷首有導論、卷末增附錄、聘華人爲助、並由荷蘭人戴溫達克爲之潤色。其書以王先謙補注爲藍本、更博采中外諸家之說、雖間有出入原文、遺落原意之處、而視其前譯荀子、文筆灑滯、不可卒解者成績大異。托體甚大、爲沙畹譯史記後之鉅製。又有約翰孫(O. S. Johnson)者、著中國鍊丹術考、(有黃素封漢譯本、商務版)。

美國以雄於資、比年對於漢學研究資料、蒐羅不遺餘力。支加哥費城紐約波士頓等博物館、無不有中國繪畫美術品圖書、或且附研究室。昭陵六駿、其一陳於費府。乾隆之九龍圖、守作之觀音像、端方舊藏之釋尊像、均入波士頓。其銅器祭器陳於紐約。華盛國會圖書館爲美國圖書館最大者、藏中國書十三萬卷、並有滿蒙藏朝鮮文書、一九三六年並聘華人爲東方學部秘書編輯。此外各大學之漢學研究、亦時聘華人導師、並獎勵留學生以中國資料撰述論文。哈佛燕京社亦以美國資力與華人協力、從事於漢學研究者。美人主持之漢學刊物如下、

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爲哈佛燕京研究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所刊行之雜誌、創刊於一九三六年、由美漢學者伊里塞夫(M. Lerge Eliseff)魏瑞

(T. R. Ware)加丁諾 (Charles S. Gardner) 諸氏主編、年刊一卷、共四期、用英法文、內容分論著書評書報介紹等。

中國研究所會報 (China Institute Bulletin) 紐約美國中國研究所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創刊、介紹中國主要雜誌之論文撮要、以備彼邦學者參考。

中國雜誌 (The China Journal) 原名中國科學美術雜誌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 文學及美術方面由美人 John C. Ferguson 編輯、科學方面由 A. de C. Sowerby 編輯。一九二三年創刊於上海、初為兩月刊、一九二五年起改為月刊、一九二六年始分一年為二卷、一九二七年改今名。

九

以上畧述日本、意大利、荷蘭、法、德、俄、英、美八國漢學研究概況。他如比利時人戴哈里斯 (Charles Joseph De Harlez 一八三二——一八九九)、通滿華語、為魯維奄大學教授。譯儀禮 (一八九〇)、國語 (一八九四)、易經 (一八九七)、孔子家語 (一八九九) 三禮圖等。據滿文資料以治清初史、多所撰著、其滿蒙韃靼人之宗教 (一八八七)、尤為世所稱。瑞典人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久居中國、研究中國語、於古音多所發明、自一九一八年開東亞語文講座於葉忒堡 (Jotenburg) 大學、為北歐漢學宗匠。著有中國音韻學研究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一九一五——一九一九)、考正隋唐音韻、推述中國語音變遷、最為精審。又有中文解析字典 (一九二二版、張世祿譯其序言、刊暨大中國語文學叢刊創刊號)、中國語與中國文 (一九二二有張世祿譯本二十年商務版)、中國語言學研究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一九二六版、賀昌羣譯、二十三年商務版)、其論文多刊佈於通報、亞洲學會會報、每一篇出、輒為世人傳誦。至於十六世紀西班牙門道薩 (J. G. Mendoza) 著中華帝國史 (一五八五)、風行

全歐。十七世紀比利時有衛方濟(Noel Francois)逐譯羣經。而希臘人帕來俄洛哥(M. Palaiolo)於一八八七著中國美術。捷克斯拉夫人杜拉克(Dvorac)於一八九五著孔子及其學說、哈勞恩(Halock)於一九二三著中國古代氏族考。蓋自海通以還、九州一家、魁奇俊偉之士、競集其目光於遠東。治中國學者、幾於國有作者、年有傳人、本篇未能盡述。至於各地各家業績之是非得失、以及與我國國學研究之比較、將各為專篇探討焉。

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箋釋(卷下之一)

王汝棠

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乾頭目遠迎、飯於城南、獻葡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技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錮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

當爲撒馬爾罕東之薩拉甫延河

至邪米思干大城

即今俄屬土耳其斯坦之撒馬爾罕

之北。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回紇帥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使劉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須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壞之。况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不能自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高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糗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

於水北。師乃住宮、歎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况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麵鹽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葡萄百斤作新釀。師曰何必酒耶、但如其數、得之以待賓客足矣。其葡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冬、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原注以甄刻鏤玲瓏外無層級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葡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既住冬、宣使泊相公鎮海遣曷刺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算歷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曰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

陽湖董祐誠跋云、案元太祖辛巳、當宋嘉定之十四年、金興定之五年。前一年庚辰、耶律楚材進西征庚午元術。以本術推之、辛巳年天正朔丙戌、以里差進一日得丁亥、至五月朔得甲申、與宋金二史天文志所書合。日食之異在里差、記言見食在陸局河南岸、陸局即贛胸、張德輝記謂之翁陸連、今日克魯倫河。自發源南流、折而東北行、其曲處偏於京師西五度許。記以四月二十二日抵河南岸、行十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則見食之地、距河曲六七程。偏西約二度、北極出地約四十七度。金山當今科布多之阿爾泰山、極高約四十八度、偏西約二十九度。邪米思干城即撒馬爾罕、其地極高四十三度、偏西五十度。以今時憲書步交食術、約略上推、是時月在正交、日躔小滿、後八度奇值畢十度、與宋志所書日在畢合。陸局河南見食在正午、其食甚、實緯在北二十五分奇。日晷高六十四度餘、南北差約二十五六分、則月心正當日心。且其時近最高、月近最卑、日徑三十一分奇、月徑三十二分奇、日小月大、故見食既。金山偏于陸局河西約二十七度、子時當蚤七刻奇。日晷當

高五十三度餘、南北差約三十五六分、月心當日心南約十分、以減併徑三十二分、與日徑三十一分相比、約得七分、故金山於已刻見食七分也。邪米思干城偏於陸局河西約四十八度、子時當蚤十三刻、日晷當高四十三度餘、南北差約四十分。月心當日心南約十五六分、以減併徑與日徑相比、得五分強六分弱、故邪米思干於辰刻見食六分也。

按孔穎達春秋疏、月體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師一日至故宮中遂書鳳棲梧詞於壁、其一云一點靈明潛啓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四海八荒惟獨步。不空不有誰能覩、瞬目揚眉全體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萬劫輪回遭一遇、九元齊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循環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榮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禩、一興一廢長如此。死去生來生復死。生死輪回、變化何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不能清靜超於彼。又詩二首、其一云東海西秦數十年、精思道德究重玄。日中一食那求飽、夜半三更強不眠。實跡未諧霄漢舉、虛名空播朔方傳。直教大國垂明照、萬里風沙走極邊。其二云弱冠奉真傍海濤、中年遁跡隨山高。河南一別昇黃鵠、塞北重宣釣巨鰲。無極山川行不盡、有爲心迹動成勞。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騎回、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刺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養、吾食須米麵蔬菜。可回報二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把橈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洎諸官載葡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間以蔬圃。憩則藉草、人皆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師乃作

詩云、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原注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爲河中府）園林寂寂鳥無語、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閒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望日乃一百五且太上眞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莫能過、但寂無鳥聲耳。遂成二篇以示同遊。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元元下降日遲遲。正當月白風清夜、更好雲收雨霽時。匝地園林行不盡、照天花木坐觀奇。未能絕粒成嘉道、且向無爲樂有爲。其二云深蕃古跡尙橫陳、大漠良朋欲遍尋。舊時亭臺隨處列、向年花卉逐時新。風光尙解流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竊念世間酬短景、何如天外飲長春。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眞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無倦迎我。次諭宣使仲祿曰、爾持詔徵聘、能副朕心、他日當置汝善地。復諭鎮海曰、汝護送眞人來甚勤、余惟汝嘉。仍勅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

在撒馬爾罕東南。明史西域傳撒馬爾罕碣石城西有石峽、兩崖如斧劈、其口有門色如鐵、番人號爲鐵門關是也。

師問阿里鮮以途程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即下所謂阿母沒輦也。

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

程同文跋謂爲和羅三托山、實即興都庫斯山也。

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以師至次第奏訖、上悅、留數日方回。師遂留門人尹公志平輩三人于館、以待行五六人同宣使輦、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日過碣石城。

按史書於碣石城屢見、但云在撒馬爾罕東南、以輿圖考之、或當在今大波甲附近。

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東南度山、當爲塞拉佛山。

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即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

當爲阿穆達爾河支流克則勒蘇河。

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大河、即阿母沒鞏也。

元史或作阿木河暗木河、元秘史作阿梅河、佛書稱爲縛芻河、即今俄屬土耳其斯坦之阿穆達爾河。發源葱嶺、西北流入鹹海者。記所云渡處、當在上游一名疴克蘇河也。

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爲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爲戈戟。又見蜥蜴皆長三尺許、色青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詩云志道旣無成、天魔深有懼。東辭海上來、西望日邊去。雞犬不聞聲、馬牛更遞鋪。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處。又四日得達行在。

按是時太祖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長春不煩再南、其地當在今佛得與伊斯克什穆一帶。

上遣大臣喝刺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也。館舍定即入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奉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原注譯語謂天人也)自謂之耶、人稱之耶。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鎮海曰、真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真人者、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于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日

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乾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乾會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他路回。

當稍偏西、惟過克則勒蘇河、仍入原路。

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有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驢遂溺死、水邊尙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新爲兵所破。出峽復有詩二篇、其一云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驚。兩崖絕壁撲天聳、一澗寒波滾地傾。夾道橫屍人掩鼻、濁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回軍復太平。其二云雪嶺皚皚上倚天、晨光燦燦下臨川。仰觀峭壁人橫渡、俯視危崖柏倒懸。五月嚴風吹面冷、三焦熱病當時痊。我來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師來觀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馬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又作詩云、外國深番事莫窮、陰陽氣候特無從。纒經四月陰魔盡、(原注春冬霖雨四月純陽絕無雨)却早彌天旱魃凶。浸潤百川當九夏、(原注以水溉田)摧殘萬草若三冬。我行往復三千里、不見行人帶雨容。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盤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原注大石名河中府)諸官迎師入館、即重午日也。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軔海邊城、海上干戈尙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原注即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原注陸局河東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原注西南四千里到窩里朶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原注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北軒風臥、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師之在網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惟無蕎麥大豆。四

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於地、遇用即碾、六月始畢。太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壠。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如斗者。六月間二太子回、劉仲祿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擔。果菜甚賸、所欠者芋栗耳。茄實若粗指、而色紫黑。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刺以雲物、絡之以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糜斯（原注布名）六尺許、盤于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皂或紫、則繡花卉織物象、長可六七尺、髮皆垂。有代之以絛者、或素或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丘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氎、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鐵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鎖。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行踰三月、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冬季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刲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于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飛簷、長闊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纓絡。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糜斯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師異其俗、作詩以紀其實云、回紇邱墟萬里疆、河中城大最爲強。滿城銅器如金器、一市戎裝似道裝。剪簇黃金爲貨賂、裁縫白氎作衣裳。靈瓜素穉非凡物、赤縣何人購得嘗。當暑雪山甚寒、煙雲慘淡、師乃作絕句云、東山日夜氣濛濛、晚色彌天萬丈紅。明月夜來飛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師在館賓客甚少、以經書遊戲。復有絕句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石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巖且看書。七月哉生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乃曰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太師曰在路

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回。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

當在鐵門山西。

涉紅水澗、有峻峰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尙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險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

按仍是阿穆達爾河、但在前濟處以西下游。

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刺、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後夜彌清。一天氣象沈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來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泝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斑里城、

或即今阿富汗之雅尼城。

甚大。其衆新叛去、尙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復遣鎮海問曰、便欲見耶、且少憩耶。師曰入見是望。但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已、既見賜渾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邇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真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回、在路屢賜蒲萄酒瓜茶食。九日朔渡河橋而北。

故宮詞

周貞亮

金風摧斷萬年樹、十里禁城莽煙霧。妖譏誰興下殿謠、詞流尙抒論都賦。舊都鼎卜自元明、王氣葱龍望作京。山川早入王畿考、宮闕都題禁扁名。三百年來市朝變、龍樓鳳閣經重建。宸游已罷廣寒宮、御座猶擎華蓋殿。當年大啓紫宸朝、一拓皇圖萬里遙。百國寶書來赤縣、重輪璧采麗彤霄。列皇高廟尤稱盛、五福八徵開大慶。屢聞林邑貢珠船、又報于闐輸玉甌。奇珠大玉集梯航、百萬珍奇輦上方。廣陳法物中和殿、妙繪靈圖樂壽堂。西宮傑閣依天半、窈窕名花上陽院。寶曆晨開對鏡妝、瓊樓夜鬪穿鍼綫。累朝宸賞樂清娛、更作離宮卅六區。禁園已燬丹棱泮、別館仍開裂帛湖。豈知傾盡資盈貫、一築阿房萬家畔。銅狄摩挲會沒胡、金人涕淚終辭漢。一火星星勢燎原、當塗秘議竟推袁。地皇幾換王家臘、天福仍存晉代元。世事頻年工反覆、杜門猶自居黃屋。偶從南內起潛龍、空報中原爭逐鹿。深宮寂寂坐生苔、從此金門不暫開。閣中寶笈都論價、幃裏銀杯亦化灰。玉輅鑾輿猶似昔、無端金運教從革。優詔忽翻石室盟、罪名且按桐宮辟。一朝驚散上林禽、海畔神龍不易尋。幾聞伏后宮搜壁、却笑曹家尉摸金。淒涼大內悲如埽、九葉遺珍終不保。肱篋徒聞逐內官、從亡猶說奔遺老。神秘宮中古不傳、可憐檢點亦經年。都將蠟鳳嬉娛具、掩入神龍印記編。百年一旦消爭競、萬寶誠宜公庶姓。決策何來白面生、掌符卻代黃門令。從茲玉馬與金輿、纂入張華博物書。神虎門前爭啓鑰、飛龍橋畔任迴車。我來偶作游閒客、一一追尋憐故迹。早訝王誅縱竊鉤、那堪罪案歸懷璧。年來國計早呼貧、海舶駢闐正市珍。未諳漆室藏珠訣、恐付波斯載寶人。何況天心未厭亂、年年蝸角猶爭戰。御水金河會不流、崑岡玉石須防爛。諸君珥筆近蓬萊、豈但籤題簿錄才。且臚漢帝通天表、莫作秦人焦土哀。

次韻和天琴師冬興(四首)

周貞亮

蝸角乾坤日易斜、可兒畢竟屬誰家。愁心細折邊城柳、戰血橫飛驛路花。山外流人訖五鹿、陘中地險控三鷄。傳聞一隊當車轍、鯁臂動名亦可嘉。剪鷄賜地心原醉、壁馬輸人齒竟寒。借面儘容窺鼎易、囊頭須信竊鈎難。朽餘獨木支離度、敗後殘棋反覆看。不道廟堂方厝火、有人尙託一枝安。驚棧平生未肯鞭、長途雨雪況今年。客心墜似三危露、軍訊沈於五里烟。萬象沈寥如此夜、百蟲擾攘定何天。明知前路風波惡、且作希夷盡月眠。腐鼠功名付抵疑、屠龍技術笑詭癡。夢多肯向村盲卜、疾敗偏教拙手醫。身世餓鄉孤竹記、心情古冶二桃詩。何年數盡恒沙劫、會有河清可俟時。

朔風雜感再疊前韻(四首)

周貞亮

半壁危疆一臂支、黃龍痛飲竟何時。迴戈力重萬牛首、負鼎才輕五豕皮。雷雨地中方破陣、風雲關外忽燔師。傳聞一樣輿尸痛、野哭千家正祭私。困餘檻獸怒猶號、况復滔天燄尙高。雪裏躬禽元濟壘、雲中血祭守光刀。射生力漫張猿臂、送死鬚先磔蝟毛。底事外援(借平)來絕島、軍鋒橫阻海邊濤。剗山原有勢難平、澆水誰將甲洗清。一騎馳聲驚墮箸、萬家傳首快傾城。腐心尙作頭顱擲、孤掌寧聞霹靂鳴。我欲呼天起遙訴、長星猶耿夜三更。仕路飄如廣漠風、客途險似呂梁洪。功名吳下愁三害、文字江頭哭五窮。鼠穴乾坤爭鬥裏、牛衣身世醉眠中。不堪拔劍悲歌起、減却當年意氣雄。

再疊冬興韻(四首)

周貞亮

敗簷難挽隙光斜、小客長安尙作家。勸醉厨留消夜果、祛寒篋有款冬花。婦形瘠似梳翎鶴、

兒語嬌於出穀鴉。欲卜他年身世事、十篇記裏問王嘉。
梁炊未肯因人熱、杜廈何常庇士寒。半刺名淹官措大、一燈書覓字奇難。衰顏得酒扶頭起、老眼逢花忍淚看。不道戰塵門外滿、尙餘家訊說平安。
羸驂無分受笞鞭、那復飛揚似昔年。夜鉢催詩猶迸雨、寒鑪煮字不成烟。池灰待起千輪劫、窗隙難瞞一綫天。安得買山能住我、日高溪畔作長眠。
一竿歸計去何疑、五斗浮榮戀已癡。色到有花皆外相、貧能不藥亦中醫。身名石笥傳文願、心事卷施誠子詩。猶有平生玄草在、漫憐寂寞不逢時。

清代閩彥紀略卷二

薛肇基

烏雲珠字蕊仙滿洲人。歸大學士伊桑阿、總督伊都立母也。著絢春堂吟草。

熙春姓烏梁海、蒙古人。歸布政使佛喜、著有友蓮堂合璧詩。

養易齋夫人滿洲宗室女、歸男爵珠亮、早寡。著養易齋集。其媳蘭軒夫人亦能詩，著蘭軒詩集。

端靜閒人姓韓氏、漢軍人、歸和順。著帶綠草堂集。有雁字詩三十首、如蕭館停雲分舊榻、榆關落葉送新題。一畫直同天地老、六書何待古今分。枯藤倒影山溪瀑、新月橫鈎石徑沙。雲片玲瓏排小隸、烟絲珍重繞靈璣。皆佳妙。

案夫人爲法時帆祭酒之母。祭酒著述甚多、所居爲李西涯畏吾村舊址。主壇坫幾三十年、人以爲西涯後身。所著曰存素堂集。今觀其母之才華如此、乃知其得力于母教者深矣。

宮婉蘭泰州人、歸如皋冒襄善。製刮絨扇給晨夕、極工雅、人爭購之。又善畫蘭、著梅花樓集。

鄧繁貞字墨嫻、歸冒禹書、卽婉蘭子婦也。著思親吟、靜漪閣詩草。

冒德娟字燦婉、歸石巨開。著自怡軒詩集。時有吳氏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其夫名賓王、佚其姓。吳亦能詩、山居云、山房頻悵望、幾處暮鴉啼。落日江濤吼、歸雲古渡迷。虛舟天際近、平野樹頭低。滿目干戈裏、偷生何處棲。憶妹云、吾妹經年隔、干戈況未休。一書悲雁斷、幾度對花愁。德娟集中有答吳夫人云、鸞韻久傳推獨步。並挽吳夫人詩、似卽其人。殆亦孀閨之矯矯歟。

柴靜儀字季嫻、錢塘人、歸教諭沈樸嘉。少時與姊貞儀以詩畫相切磋。季嫻又善鼓琴、著凝香室詩鈔、北堂詩鈔。媳朱柔則字順成、號道珠、亦能詩。嘗畫湖山寄外、紅蘭主人見之題云、應憐夫婿無歸信、翻畫家山遠寄將。時傳爲佳話。

案季嫻嘗與顧啓姬錢雲儀馮又令毛安芳張槎雲林亞清結詩社于蕉園、稱蕉園七子。顧似字啓姬、歸鄂幼輿、著靜御堂集。

林以寧字亞清、歸御史錢肇修。工文章、善書畫、尤長墨竹。著墨莊詩鈔、鳳簫詩集。

顧長任字重楣歸林以畏。著謝庭香詠、梁案吟、卽啓姬姊也。先卒、故未與蕉園社、而啓姬與焉。毛媿字安芳、稚黃先生女也。歸徐鄴、著靜好集。

馮嫻字又令、歸錢廷枚。著和鳴詩詞集。

案七子多係姻亞眷屬、重楣卽亞清弟婦也。

張吳字槎雲、錢塘人。居北邨毛氏園、卽蕉園也。歸胡文漪、著趨庭草、琴樓合稿。

張昂、字玉霄、著承啓堂吟稿、卽槎雲妹也。

張學雅字古什、字金壇于給事中泚、未婚卒。妹學儀編其稿爲繡餘集。

張學魯字古史、能詩、早卒。

張學儀字古容、歸于中泚、著滋蘭集。

張學典字古政、號羽仙、歸楊无咎。著花樵倡和集、兼工繪事。

張學象字古圖、號凌仙、歸沈載公。著硯陰集、兼工駢文。中歲而寡、姊羽仙分宅居之、代撫其子。女凌仙出爲閨塾師、時稱女宗。

張學聖字古誠、歸于廷機、著瑤草集。

張學賢字古明、歸于聖暉、著華林集。

案學雅以下七人、皆太原貢生張佚之女。佚僑居吳中、生七女皆能詩。惟學魯早卒、詩不傳、餘皆有集。風雅萃于一門、亦盛矣哉。

陳書字南樓、自稱上元弟子、秀水人。歸海寧錢綸光。善花鳥草蟲、賣畫自給。既寡、攜諸孤育母家、課讀最嚴、長子即文端公陳羣。合錢陳爲姓名、不忘母氏劬勞也。著復庵吟草、今已佚。

陳穀即南樓姊、善相術。文端少時、即知其必貴。著厲樓遺稿、文端爲之刊行。

李氏佚其名、歸博野尹公弼。侍郎會一母、早寡、信程朱之學。子爲襄陽府時、襄人德之、爲建賢母堂、母以詩謝之。後在兩淮作女訓質言十二章。

陸瑤英字秀餐、仁和人。湯侍郎右曾母。性至孝、江樓憶父云、天涯知共今宵月、寂寂椿陰枕簟秋。春懷云、莫道金閨徒有淚、心期早寄白雲邊。著閒窓小草。西泠閨詠云、舊家孝女賢臣母、經訓還應嬾敬姜二語、即以美太夫人也。

案錢文端尹侍郎湯侍郎皆當代名臣、其母之賢皆如此、故彙紀之。

錢鳳綸字雲儀、錢塘人。歸貢生黃式序、爲顧夫人和知孫婦。著古香樓詩詞集散花灘集。哭伯兄詩云、摩挲雙匕首、一夕再三起。又云尙有娥親在、李壽汝莫喜。殆有戴天不共之仇在耳。

姚令則字柔嘉、仁和人、歸黃時序、即雲儀之姒。著半月樓集。有絕命詞云、今冬省母病、何意逢災屯。比翼忽分飛、長爲泉下人。傷哉平生志、一旦委埃塵。膝下無兒女、堂前有老親。勸君須努力、奮翮凌秋雯。

顧英字若憲號蘭若、長洲人、歸印江知縣張之瑣。著挹翠閣詩鈔。

張藻字于湘、即若憲女、畢秋帆尙書之母也。幼承母教、詠梅云、出身首荷東皇賜、點額親添帝女粧。竟成秋帆大魁詩譏。著培遠堂集。女汾號素溪、孫女慧字智珠號蓮江、皆能詩。智珠即秋帆女、爲隨園弟子、著有遠香閣吟草。

張氏德州人、歸麗水知縣田緒宗、即山薑先生之母。早寡、課二子俱成進士、而山薑尤知名。著茹荼集。年七十時、親黨議製屏爲壽、張引何休婦人無外事作文誡之、語尤沈痛。

滿洲完顏兌夫人字悅姑、歸都統穆里瑪。能詩善書、著花埋閒吟。寄外云、見說榆林塞、雄藩作壯游。深林晨射虎、大雪夜椎牛。筆力雄偉、無閨闈氣。又輯古今閨閣瑣事一冊、曰花埋叢談。

赫舍理女士字桓若、大學士索額圖女、歸李錯。夫婦偕隱盤山澗秀峯下、有孟光少君之風。秋曉云恰喜多峰當戶立、芙蓉一朵對梳頭。

慈石老人姓石氏、湘潭人、汾州知府張力行母。以節孝著、七十生辰、仿杜甫作七哀詩以戒子孫。

李源茶陵人、歸陳綺若、著星鐘詩草。

秦邦淑寧鄉人、歸天津知府黃立隆。著雲驥山莊遺草。

案以上三家詩、皆沈鬱悲涼之音。

宋盛慎字德崧、號補園老人、寧鄉人、歸胡本泰。著葦斐園詩草、神禹碑五古一首尤佳。

鄭鏡蓉字玉臺、閩縣人。歸陳文思、早寡。著垂露集、泡影集。

鄭雲崑字綠落、即玉臺妹、歸嚴應矩。著四時吟。

鄭金鸞字殿仙、亦玉臺妹、歸林守良。著西爽齋存稿。

鄭詠謝字凌波號林風、歸林天木、亦玉臺妹。著簪花軒閨吟研耕詩存。

柔以上四人、皆閩中鄭荔鄉先生女。先生嘗手錄閩人詩成集、其女九人皆能詩。又其姊微柔姪女翰蕙皆有詩集、合爲垂露齋聯吟集、可謂一門風雅矣。

鄭徽柔字靜軒、歸陳月貫、早寡。著芸窓寒響集。

鄭翰蕙字秋蕙、歸林培根、早寡。著帶草詩集、畫荻編。

閩中梁葭林先生著閩川閨秀詩話、既錄鄭氏諸女、即繼以其母王淑卿、叔母許鸞案。鸞案著琴音軒詩草。其婦鄭齊卿、妹紫瑛蓉函秀芸、弟婦周蕊芳、長女蘭省、次女蘭台、子婦楊漢皋、姪女藻芬、楚腕、金英、佩芷、姪孫女瑞芝等、凡十五人。論者以梁氏家集目之。

高夫人華陽人、歸四川提督威信公岳鍾琪。嫺弓馬、善理軍政、亦能詩。有雨中看芙蓉及和芙蓉花詩、蓋戎馬之中時有倡和也。

馬世騏字韞雪、晉城人、歸張應垣。有齊雲樓詩、起句云、凭闌天際盪心胸、一片雲飛接岱宗。襟懷之廣、非尋常閨闈所及。

沈總字蕙孫號玉香、自稱散花女史、長洲人。母張靈字湘人能詩。父起鳳好作傳奇。總秉母教有父風、嘗製簫譜、并自度曲。歸林衍潮。與江碧岑、張清溪等稱吳中十子。著翡翠樓詩文集、浣紗詞。

吳藻字蘋香、錢塘人。精音律、尤善填詞。歸黃某、父與夫皆業賈。著花簾詞、香南雪北詞。冷玉香字珊瑚、萊陽人、膠州知縣宋世遠側室。著珂月集硯爐閣集。

張秀字惠中、湖北人某側室、著落霞堂存草。

邵聯使又名梅宜、字飛鷺、號飛飛、福州人。爲北將妾、大婦不相容、使配閹奴。賦薄命詞三十首、閨情十首。有自叙寄父母駢文一篇、中云遠人之別淚未乾、獅子之吼聲驟至。大施撻伐、橫肆鴟張。凜遵四畏、無情郎頃刻心更。不展一籌、老司空等閒見慣。又云孟德云亡、蔡琰之歸期已絕、押衙難再、無雙之生返何期。未逢落魄王孫、誰知失路、不遇舊時官監、難話開元。

案梅宜以如此才華、下配司閹、以視邯鄲才人爲厮養卒婦者、尤可憫惜。文氏邠州三水人、歸葛某、早寡、守節力學。著君子亭集、嘗作九疑見志。

關玉錢塘人、父亡與母暨兄嫂居。宏光時徵采女急、爲菜傭所給嫁其子、遭摧折、悲甚、作歌以抒哀、聞者皆爲之泣下。

賀雙卿字秋碧、丹陽人、居四屏山麓、歸農家子周某。貧無筆硯、偶作詩詞、以粉書花葉上。後人輯之名雪壓軒集。

蔡琬字季玉、高文良公夫人、將軍毓榮女也。公巡撫蘇州與總督某不合。詠白燕云、有色何曾相假借。沈思未對、夫人至代握管曰、不羣仍恐太分明。蓋規之也。夫人博極羣書、兼通政治、文良公之奏疏文牘、每與商定。詩集不傳。記其詠九華峰寺云、蘿壁松門一徑深、題名猶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厨有蠶蟬。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飯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牘有枯禪守故林。此爲其父平吳逆後獲咎歸空門而作也。

吳荔娘莆田人、性愛潔而能詩。陳豹章茂才聘爲旁室、爲寫其蘭坡贖稿、春日偶成云、曠曠曉日映窗疏、荏苒韶光一枕餘。深巷賣花新雨後、開門插柳嫩寒初。鶯兒有語遷喬木、燕子多情覓舊廬。那用踏青郊外去、芊芊草色上階除。

黃幼藻字漢薦、莆田人、歸孝廉林仰垣。著柳絮篇。妹幼鑿字漢宮、亦能詩。

徐淑英歸澄海余某、某紈袴子、以吟詠非婦人事、婦卒悉焚之、僅存廿一史評、及寄林夫人書而已。後人復得其題昭君圖云、胡笳雪擁雲中聽、畫角風吹怨裏聞。心事一腔何日訴、琵琶曲盡總銷魂。淑英既逝、其妹作懷姊詩三首、有云日夕登郡樓、望遠意悠悠。四顧何蕭條、淒涼景物秋。

案漢薦亦有明妃曲云、早知身被丹青誤、但嫁巫山百姓家。可謂異曲同工矣。

郭步蘊號獨吟、湘潭人、歸邵某早寡。著獨吟樓集。

郭友蘭字素心、獨吟姪女也。歸鳳丹山、亦早寡。著嘯雪山房集。妹佩蘭字芳谷、歸王德立。著貯月軒集。

案李編脩星沅、嘗爲三人合刻湘潭郭氏閨秀集。

劉光燦字石某、未婚卒。著惜香集。妹光綺歸黃湘南、早寡。其詩僅傳梅雪一首。

稻花香館雜記

昌黎諛墓文

唐劉义好快能歌詩、聞韓公昌黎善接天下士、徒步往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爲壽。」於是昌黎蒙諛墓得金之名、千年不一洒。予讀昌黎文、既不諛墓、亦不喜多金、此可徵也。集中有進王用碑文狀、內云、「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顯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并未敢受。……」又有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云「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

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安獎、特令中使宣諭並令臣領受臣事物等。承受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忭之至。」說者以爲此即所謂諛墓金之類也。然公之文率以「備盡事跡」爲準、決無溢美過諛之詞、所謂諛者謬言耳。公平淮西碑述李愬之功、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以獻。」此備述事實、左國子長之法也。而段文昌則曰「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庸淺縟靡、不切事跡、豈可同日而語。然而公竟以此被罪、扑碑磨文、豈不冤哉。

公碑誌諸文極有分寸、絕少阿諛之態。如登封縣尉盧殷墓誌、「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資以爲詩。」曰詩可錄傳者若干、則不盡可傳也。曰無書不讀然止資以爲詩、惜其讀書雖多、而未竟其用也。又其爲柳子厚墓誌、謂「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其語自不爲子厚回護、惜其爲佞文所舉、且傷其始持身不慎、而爲時所斥也。公之爲文不苟不阿蓋如此。吾嘗讀公所作歐陽生哀辭及題哀辭後、有云、「愈之爲古文、豈徒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然則吾之所爲文皆有實也。」公述事實、爲後世法、大率類此、不徒誌墓然也。昔人言蔡邕曰「吾作碑文甚多、惟郭有道碑無愧詞、」公之碑文、殆皆蔡之郭碑歟。

創作

今人言文頗尊創作、此術語似來自歐西、實則吾國數千年、無不重創作。其著述因創而見尊、其人因創而愈名、蓋歷數不爽也。試觀六經之文、各抒其妙、無一因襲之迹。此義昔人已言之、至曾文正更暢論之。若湖南文徵序云、「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

不同類」云云、則皆所謂創也。詩三百篇是創作、屈原離騷亦是創作。屈子生於南方、當時曾否見孔子所刪之詩、固不能證明、至如江漢游女之歌詠、列國燕享之誦詩、夫豈不知。然而離騷與三百篇無一因襲之迹、所以可貴。西漢兩司馬、一爲辭賦之祖、一爲史傳之祖。相如賦雖沿楚騷、實則創也。子長史雖祖左國、實則創也。若揚子雲輩專事摹擬、無足貴矣。蕭子顯謂「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習玩爲理、事久則瀆、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斯言得之矣。

韓昌黎作樊宗師墓誌、「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銘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獨。」此則韓子之自道也。宋景文云、「柳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蓋昌黎爲文、上規姚姒、周誥殷盤、易之奇而法、詩之正而葩、春秋之謹嚴、左氏之浮誇、下逮莊騷、太史所錄、乃至相如子雲之同工異曲者、皆能融會貫通。去其糟粕、合爐而冶之、乃成金精。而此金精者、則出於己自鑄之偉詞、此所以起八代之衰也。秦少游云、「鉤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撫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於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作是也。」諒哉言乎、吾言創作、吾於昌黎見之矣。

論大書數目字

近人計數悉其錯誤、於一三三四等數字、均改用壹貳叁肆等字、名曰大寫。不知起自何時、蓋相沿久矣。然求之經典、有文義可通者止壹貳叁等字、餘字則不盡可通。詩經壹醉日富、壹者之來、禮記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表記節以壹惠、周禮典命其士壹命、公羊襄公二十九年傳許夷狄者不壹而足、所用壹字皆有一義。詩鴉鳩序云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一也、

皆承本詩其儀一兮而來。說文壹部縛壹也、亦有儀一心結之義。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是真以書經之一字通用於壹矣。大抵漢人以壹代一爲常、可於漢書徵之。論語不貳過、春秋左傳國不堪貳、士有貳宗、皆有二義。孟子則市價不貳、趙注云無二價也、是一與貳通用之證。說文二部云、式古文二、貳云副益也從貝式聲、式古文二、則二字聲義均同矣。參本星名、詩唐風毛傳三星參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云參爲白虎三星、故有二數之義。易參天兩地。左傳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周禮設其參、注謂卿三人。是直以參與三通用矣。容齋隨筆曰、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參、其義皆同。但止一二三字、而其他無聞焉。至肆伍陸柒捌玖拾等字、惟伍字尙有義意。周禮云五人爲伍。說文人部伍、相參伍也。蓋伍之於五、猶參之於三也。(參下彡即三字、今人亦寫作叁)伍之從人、猶什佰仟之從人也。(說文伍什佰三字相連、義自相同。過秦論曰俛起什佰之中、漢書音義云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則什佰猶十百也。漢食貨志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師古曰仟千錢也、佰百錢也。今俗大寫百爲佰千爲仟、與伍字相類、亦最爲有理。)而柒字雖有考據、古七字大寫作泰、本樹名、即椅桐梓泰之木也。古漆爲水名、禹貢道渭又東過漆沮、詩大雅自土漆沮是也。考工記史記貨殖傳、泰字皆無水旁、後世木名乃亦以漆當之、而泰爲數字。太玄經於運諸泰政、方言曰吳有泰娥之臺、王莽候鈺銘候鈺重五十泰斤、皆以泰當七也。今人則別寫作柒。至於此十大寫數字始於何時、頗難考定。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曰、唐岱嶽觀題名、凡數字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製字。其聖歷年紀有云、設金錄寶齋河圖大醜泰日、泰古七字。太元經元據曰運諸泰政、元悅曰悅擬之二泰是也、後人不知、妄於左旁添鑿三點。唐碑書七字亦有作漆者、今墨子書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張參五經文字七作漆、後人省筆作柒、柒即漆之草書。趙古則謂以七漆二字合成造之非也。山海經剛山多柒木

、水經注漆水下有柒縣柒渠柒溪字、皆作柒、蓋爲漆之省字。

又云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二月三日癸巳日、制敕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二十三十四十字、是知前此皆借壹貳等字矣、不知始自何年也。

又引程大昌演繁露曰、古書一爲弌二爲弌三爲弌、蓋以弌爲母、而一二三隨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書一畫爲一、單書二畫三畫爲二爲三起自何時。按說文一二三字下皆云古文弌、弌、弌。是古文爲弌、弌、弌、小篆始變爲簡單之一二三字也、程說似未見說文。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叁肆之類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爲用、貴點畫多不可改換爾、本無義理。若十之用拾、八之用捌、九之用玖、尤爲不倫。綜上所述、大抵漢人寫書舉古文弌弌弌等均歸簡易、而書爲一二三等、遂有雜用壹貳叁等字者、未全用肆至拾之大寫也。至六朝字體淆亂、如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引巖山紀功碑七月用泰月、章仇氏造像章仇五娘用昨娘、可見至今日所用之大寫一至十等字、唐時始具體用之。諸家雖辨爲不盡始於武后時、在武后變亂字體時始湊用之。葉鞠裳語石舉唐碑錯雜用大寫小寫字、無復義例、斯可信也。(語石八)至今社會一般沿用、千餘年來、幾以大寫之數字、爲合乎義理者矣。

雖然、古時大小寫數字、可以隨意、無義例可尋。惟因特別明瞭實數、不容弊混、則必係以大寫、自宋以來然也。茲舉一例、賜錢鏐鐵券書、鏐封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壹百戶。王審知德政碑、審知封瑯琊郡王、食邑四千戶、實封壹百戶。其食實封之一百戶必大寫壹字者、妨其加一爲二或三耳。大中祥符二年封祀壇頌碑撰文王旦書太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貳千壹百戶。皇祐二年重脩北嶽廟記、書韓琦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肆百戶。范文正公神道碑、書文正封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陸伯戶

。大觀聖作碑蔡京題額、書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叁千捌伯戶。凡此虛封用小數字而實食用大寫者、蓋以虛封無關實際、而實食必須確鑿始無弊、此其例也。今猶準此。

特勒與特勤

特勒爲突厥官名、自北史隋書舊新唐書凡百數十見、皆作銜勒之勒。而唐婁師德所撰涼國公契苾明碑、突厥降王女賢力毗伽公主雲中郡夫人阿那氏墓誌、柳公權所撰神策軍碑、均作特勤。尤其唐玄宗御撰御書之闕特勤碑、其最著也。史傳碑文相異旣如此、而言考證之學者輒有左右袒之殊、是可玩味也。如顧亭林金石文字記卷三契苾明碑記中有云

又其中特勤字再見、皆特勒之訛。按北史突厥傳大官有葉護特勒、唐書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其子弟謂之特勤。(通典同、溫公通鑑考異曰諸書或作勒勤、今從新舊二唐書、回紇傳依託高車臣屬特厥、近謂之特勒、無君長。契苾何力傳、父葛、隋大業中繼爲莫賀咄特勒。隋書高祖紀突厥雍虞閭可汗遣其特勒來朝。李崇傳突厥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此乃作特勤。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嗚沒斯、此皆書者之誤。

而盛伯熙意園文畧、跋唐玄宗闕特勤碑云

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闕特勤骨咄祿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闕、可汗之子弟謂之特勤。其碑額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凡書特勤、皆作銜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遺俗、猶呼其可汗之子爲特勤特謹字也、則與碑文符矣。碑云特勤苾伽可汗之令弟、可汗猶朕之子也。唐新舊史並作毗伽可汗、勤苾二字當以碑文爲正。今據拓本正作特勤、知文忠之言不誣。(按謂元耶律文忠雙溪醉隱集自注、此所引前數行即其語、)特勤轉作特謹、特謹又轉作台吉。今蒙古呼王之子弟皆爲台吉、台讀爲太、

吉讀若級、台特吉謹、聲固相通也。毗伽可汗新舊書皆作毗明、皇帝弔茲伽可汗弟闕特勤、猶作茲字。惟特勤字、唐脩隋書、五代宋修唐書、凡數百見、無不作勒者、載筆之臣何渠若是。或者譯音長短。如李暹字極烈之倫乎。

顧氏據史傳特勒字、而以碑文爲誤。盛氏據碑文特勤字、而以史傳爲誤。吾人斷爲應從碑文。大氏史傳特勒字雖數十百見、其沿訛襲謬、不過根據前史之一字耳、無足異也。隋書承北史而來、唐史因隋書爲用、且曰吾有所本。亭林之據史駁碑、亦猶是也。雖然、史傳之文、多後人所追書。碑石所刻、則當時人之紀載。明皇之闕特勤碑御撰御書、當時之人事、豈可謂誤。況此外當時尙有二碑佐證耶。(賢力毗伽公主誌契苾明碑神策軍碑皆明皇時人所書)金石文字可以證經史之誤者甚多、蓋不止此一事也。趙明誠曰、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金石錄序)斯言得之矣。

鹿巖小記(續)

東天目山跳魚臺、每春夏間有石斑魚跳出。壽安水源頭、異魚游泳、聞人聲跳入穴、亦可謂之跳魚澗也。

八葉樹南方甚多、園亭最宜。鹿巖植草麻、葉大綠肥、莖長紅靚、遠望扶疏如八葉。秋深結子、榨油供食、且利腸胃。

胡士林充園頭十七年、携一妻一女來山住居、生一子三女。山外置腴田十餘畝、三家店水田數畝、牛二頭、出貨資金逾千、窖藏八百、亦可謂中人之產矣。惟性好財、又脅於其婦、致多不義。其損害我者、我不校、損害他人、我不能終庇也。己卯農事畢、粟滿篝、黍滿箱、可支一年餘、乃宣告解僱。栽接之具、悉被攜走。余與佃農釀資共置石碾、亦率人扛去。衆

退翁

憤甚、將椎碎之、余笑而遣焉。一碾植幾何、爲佃農另置可也。復遣人問彼更要何物、則默然無語。蓋良心上過不去、便不能出諸口耳。

余入山之始、穆紹聞冷展其林夢陶三君、多所助力。紹聞回籍先逝、夢陶繼殂、我心悲傷、亦寫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薦之。大澗西喇嘛墳、有隙地數畝、昔年展其分租。及郝太監全山出讓、租約撤銷、悉歸余有、夢陶展其署名作中證者。山場登記、亦展其所經辦、胡士林未盡知。彼爲展其看守果園、忽於該地豎立冷氏石椿、佃農走告、余攜印契照本示展其、立飭將椿拔去。展其明義理、重交誼、終不爲所惑。而小人無忌憚如此、世道之憂也。

利重刑輕、盜墓之風日熾、結隊持械、橫行四郊、王公貴人家墓、罕得免者。山中厲太監墓、亦被盜、攻之不入、乃已。厲有功茲山、宜食報、若云堅固、豈逾於東陵。仁皇得暴雨而完、高宗發骨、那拉后覆屍、豈無故哉。

柿葉可書、以其大且厚也。種柿百株、收實千計、秋深葉嫣紅、不減珊瑚朱砂牋。余嘗拾以寫詩、滑澤受墨、但無人可寄耳。

段芝泉先生歿於滬濱、不歸正首邱、而謀葬西山。柩之北來、門生故吏將以普覺寺大殿爲權厝所、余致書力言不可、乃改於寺後建屋厝焉。墓地相定法海寺山麓、余所介者、山場屬寺、若修書致幣以請於章嘉呼圖克圖、當無不允。乃不問誰屬、遽以官力圈丈、章嘉憤而抗爭、訴諸政府、旗營亦起而要索、於是環山戒備、不許闖入。余偶攜氈蠟往拓清世祖書敬佛二大字、喇嘛疑爲段氏所遣、勢將動武、後悉始末、長揖謝過。天下許多好事、都被纖兒撞壞、可歎息也。蘆溝事變之起、壽安屢瀕於險、芝老厝所不被炸擊、雖曰人謀、實出天幸。亡者入土爲安、先營窀穸、諸般建設不妨後圖、已數言之、誰其納耶。

廣泉寺東南湖邊、有巨石如僧露頂、面北立、而見其背、遠視益肖。寺久廢爲田、余建壽塔於此、前生本南荒舊衲、正好與石僧作伴也。

梁任公喪妻、囑余爲覓地、得二區、彼信地師言、用其次者。於墓前建亭塗丹、旋患小便下血、語以改塋、蓋已遲矣。刀圭無效、卒以此殞。合葬逾年、其子學美術工程者、用西法改築、碧花網石、光可鑑、以圖案式字爲立碣。余見而蹙額、不圖任公身後、時髦至此。再過墓基竟坍塌、更不知作何修飾也。

大城張敬輿紹曾、遼東同官也、改革後、時相過從。奉軍入據、敬輿與馮煥章本姻家、消息潛通、遂見嫉於奉。褚玉璞伺其出游、而狙擊於妓館、停柩浙園、十年不葬。習恆膺白、皆其舊僚、相與發起醮金爲營葬、所卜地、即昔年余首介於任公者。後雖爲仲策得、其妾弟與看山人發古墓、獲金飾而棄其骸骨、屢見怪異、因出售。物各有主、非其物者、雖有不能用。造墓建祠、皆余所計畫、不知視工程家何如、然費省工堅、可以雄視一方矣。柩前神座、余以漢法隸之、復題二十四字、刻諸門石曰、故墨憶遼東、化鶴莫棲華表柱。玄堂開寺左、歸魂長護大乘門。敬輿晚皈心佛教、故云。敬輿多內寵、其夫人某氏不相能、同居避面久矣。葬之次年清明日、乃獨乘薄笨車爲上冢。子某、亦滌除舊染、克自振拔。地靈人傑、詎不信耶。

五華寺垣內山場租與粵東黃叔韋、建屋避暑。看守人李姓、偕其女、中夜拉胡琴、唱皮簧、月落不休。城中好戲不愛聽、山深寂靜、反覺悅耳、奇哉。

妙雲寺乾隆時勅建、不知何年歸金姓、有林木之勝、寺後巨石兀立高過屋、平地罕觀。昔年將以售余、以地當孔道、耳根不清靜、因却之。後售與粵人張蔭棠僅七千番、張乃撤寺額改榜石居、鐘鼓樓拆賣、料皆楠木、獲厚利。胡士林嘗嘲余命中無財、人若肯爲不義、發財之

道正多、余能募金建寺、石能拆寺賣錢、笑領之而已。張住數年、鑿井編籬、開畦藝果、勞費亦巨、居不安、卒徙去。

朱蘭田登州人、於玉泉山製啤酒、楠木殿堂被損壞、合抱古栝熏炙死。又建西式旅館於高水湖、余往來山中、輒就饋焉。朱以水源頭泉水清冽、欲與余合資釀酒、山泉供近村汲食、夏旱時苦不給、安能營私利以妨公衆、未之許也。彼好交結勢要、吳孚威在洛陽辦壽、爲致鼓姬雜耍、遠道稱祝、一擲千金、以債累死、所業皆倒歇矣。

以本山之士養近山之民、此余之素志也。不可耕之地、歲產草二三十萬觔、秋後打火道絕延燒、任人刈取無禁、貧民賴以衣食、免凍餒、願吾子孫恪守勿渝。

未完

課藝選錄(暨第二屆甄錄試)

士不可以不弘毅論

趙庚

凡物莫不有本。龍門之桐修幹摩天、枝葉扶疏、崑崙之江、澗漫洶湧、波濤起伏、是皆有本源在。摧其始萌之蘖、塞其涓滴之泉、則木枯而水竭矣。民者國之本也、士者民之本也。然士亦有本、本烏乎在、在志與氣。志欲其弘、而氣欲其毅。世之所謂士者、非不欲砥礪廉節、卓然有以自立。顧其知淺、其見隘、富貴之心熱、而身家之念摯。一切得失榮辱禍福利害之端、足以動其中、宜其日汲汲於名利之途、而馴至貪頑戾詬。一遇盤根錯節、則惟有畏縮不進、與衆俯仰而已耳。彼能不殘民害國則幸矣、又安能望其有所樹立也。此無他、志不弘氣不毅也。竊嘗考古今國家盛衰之故、係乎風俗之厚薄。而民風之所由成、胥視夫羣士之趨向、趨向正則民風淳矣。然則士無英偉雄直之氣、不足自振於末流。無痼瘕天下之志、不能澤加於一世。夫惟其氣毅直、故舉世之頹靡齷齪卑敗之氣、皆有所不染。惟其志弘闊、故一

切窮達毀譽、不能爲之芥蒂。以其經濟之志、輔以磅礴之氣、而爲政焉、而問學焉、洋洋然莫不如意。得志也、則巖棲谷隱、肥遯自甘、藏匿光采、席棘飴荼、而不怨尤。要之砥礪廉隅、篤行忠信、是二者之所同然。孟子所謂大丈夫者、不過如是矣。抑又聞之、士之所以爲士者、豈徒啣呿佔畢、摺撫月露風雲之辭而已哉。蓋將積其才知、以救民而濟世也、其責重矣。苟不能定心養性、有所刻勵、未見其能爲眞士也。昔顧亭林有云、士者國之元氣也、元氣傷而國亡矣。嘗讀而思之、元氣之傷、不傷於他輩、而實自傷者也。庸愚懦弱、識度菲薄、求其不傷、不可得也。嗟乎、世衰道微、士風攸墜。上者懷名祿、下者懷溫飽。詩書用爲竿牘、禮義假作清談。古大人豪傑之事業、不絕如縷、宜其頹弊污敗、而俱無足觀者也。儒者之言曰、立志以帥氣、志求其弘而氣求其毅。今世之所謂士者、平居傲然自高、以爲斯世之人莫我若也。及夫稍遇挫折、則憂傷憤懣、不得已而依人俯仰、委曲求全。顧乃自詡曰、我士也。噫可歎也已。

探源立論咳唾不羣末段感喟蒼涼出以蘊藉尤爲名筆

士不可以不弘毅論

武志青

宇宙之寥廓也、萬象之森羅也、士之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也。民德民智民力、競演競進、愈變愈紛也。竭千百人之智慮、而學術猶患不精。歷數十代之改革、而治術猶虞不備。故好自用者無盛德、矜獨斷者非大智也。此其義吾得之於曾子、曾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弘以器識言、志量是也。毅以魄力言、堅貞之操是也。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士之量也、所謂弘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士之任也、所謂毅也。惟弘其量而後能任天下之重、惟毅其力而後能致天下之遠、故曰仁以爲己任也。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類與萬物、又各得之以爲心者也。惟士爲能體天地好生

之仁、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故充其志量、可以位天地育萬物、隨時隨地、各得其所、而加諸庶民之上、果何以異於衆人耶、非以其名其實也。以其實者、以其德也、以其賢也、且以其智與才也。苟無其實、而冒士之名者日益衆、使天下國家累於養士之用、未獲得士之效、此則士之大恥也。故德不足以懷遠、信不足以一異、義不足以得衆、才不足以鑒古、明不足以照下、此固不足爲士也。行不足以爲儀表、智不足以別嫌疑、信不可以使守約、廉不可以使分財、此亦不足爲士也。必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利而不苟得、臨難而不苟免、此非志量與操守養之有素者不能也。徵之於古、三代之英、與洙泗一堂無論矣。周秦而後、西漢之儒學、東京之節義、有宋一代之理學、以及明清諸儒、貽留於史冊著述者、何一非士之發揮而光大者耶、故曰不可不弘毅也。昔范文正公當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是也。況今之時、大同將啓、世變愈奇、利器發明、坤輿縮小、競爭劇烈、亘古未有。士生今日、身列知識階級、職在指導地位、祈向和平、挽救浩劫、非合天下之才德以爲量、不足以任艱鉅而濟一世之大變、此決非不弘不毅之士所能爲也。故曰存誠養慧、士之學也。立身行道、士之志也。希聖希賢、士之德也。順時康濟、士之業也。

縱橫如意倜儻不羣

士不可以不弘毅論

范 疋

四民之中、士民其首。世之所以貴乎士、士之所以重於世者、將爲其才之異乎尋常歟、爲其學之超乎流俗歟、抑爲其風流文采照耀人寰、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歟、曰皆非也。夫士不可以無才無學、而尤不可以無文。然士之所以爲士、豈僅此而已哉。昔孟子之論士也曰尙志。孟子之學出於曾子、曾子之論士也曰弘毅。弘毅者高遠之器識也、毅者強固之精神也、而其

本則在於立志。蓋爲士者必以天下爲己任。苟其志惟存乎溫飽、而視天下之興衰治亂成敗安危、皆若無與於己者、然則世何貴有士、士亦何足重於世哉。且夫天下之大、欲以一身擔當其事業、苟非有高遠之器識、強固之精神、必不能措置裕如、使天下久安而長治。古之爲士者、當窮而在下之日、讀書養氣、早自任以國計民生之重、一旦得志即本其生平志願、以難而行之。於是乎一人之身、遂爲天下萬民所託命。此無他、有高遠之器識、強固之精神、然後足以辦天下之大事、而無所動於其心也。此士之所以爲士也。後世士風日下、一置身於庠序之間、輒不免橫行乎鄉里。其潔身自愛者、則又度量狹隘、志氣卑靡、僅以此爲干祿之階梯、而無治國平天下之大志。士之自待既輕、人之待士也亦不甚重、其風氣之由來久矣。不知吾人既哀然有四民之首、非弘則無以任重、非毅則無以致遠。宋范文正公爲秀才時、已以天下爲己任。顧亭林亦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即曾子之所謂弘毅、而亦孟子之所謂尙志也夫。

意亦猶人而文筆儻不羣

周禮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試詳釋其意義並列舉古來廉吏合於此六者以對

金榮俊

周禮一經、爲周公經國致治之典要。所以佐周室定天下、開基創業之鴻猷大法、莫不綱舉目張、有條不紊。上起冢宰經邦、司徒經野、下訖教民課吏、無不周詳。其馭吏之方有六、而皆歸之於廉者何也、請詳釋其意義。蓋吏爲親民之官、所以奉令承教、布政宣化、爲承上起下之樞紐。非吏稱其職、則上澤不能下逮、下情不得上。通上下隔閡、而萬事叢脞矣。故國家之治、察吏爲先、課吏之方、廉爲上選。豈不以廉則不爲物欲所蔽、不爲貨財所移、不爲勢利所動、不爲身家所累。故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六者之上、皆冠

之以廉者此也。誠以廉善則心地仁慈、愛民畏法、而無貪墨之行矣。倘其廉隅不謹、則上勢可以下施、下賄敢以上舉。其愛民之心、爲勢迫利移、而不克善矣。所以心廉而其善始困矣、故曰廉善。吏以作事爲本、必其才堪四應、能勝繁劇。則難者易興、案無留牘、而能尙焉。倘其廉不克持、則政以賄成、能堪舞弊、弄法舞文、而能轉爲害矣。必爲廉而後其能始顯矣、故曰廉能。吏必敬事克勤、恭奉上令、而後可盡其職。倘其人不廉、則利欲可移其敬事之心、而事廢矣。必能廉則敬始立矣、故曰廉敬。欲事之治也、必遇事持正、毫不偏私而後可。偏則不正、私則必偏。倘其人不廉、則其始持正不阿、及其見利思動、智念全昏、而不正矣。必能廉潔自持而其心始克正焉、故曰廉正。吏以守法爲職、苟能精於法律、知守法爲盡職之本、可謂吏之善者也。倘其不以廉潔自持、其法等於虛設。始則翫法、終敢弄法爲姦利、而法廢矣。是以必廉而後法可行、故曰廉法。日用民生、訟獄斯作。苟乏明辨之才吏、則片言何以決獄、訟何以聽、民何由理哉。必得明辨之才、事始能治、然必廉而後賄不夜行、訟無冤獄、故曰廉辨。此所以周官計吏、以廉爲大計之本源也。古來循吏、若漢之楊震、畏四知以却王密之金。宋之趙抃、但以一琴一鶴自隨。吳隱之不義貪泉之飲、劉公去位僅受一錢之投、斯皆吏之合於六事之廉、上躋黃霸龔遂之列者也。謹述周官課吏之法、詳釋以對。

解題頗中肯綮詞氣亦條達可觀

民生在勤論

周士葵

書曰民爲邦本、語曰國以民立。是知時無古今、地無中外、立國之資、土地而外民爲貴也。獨是治民亦多術矣。有謂當重民德者、以爲羣居萃處、道德宜崇、治己律人、胥在於是。民德墮落、禽獸奚殊。故必培其德性、養其德操、完其性分所固有、而後始克盡其職分所當爲。有謂宜重民智者、以爲人羣進化、優劣顯分、智力不足、生存無望。故必啓發其靈明、開

濬其思想。使了然於天演公理、不得不備應世之知能、庶得競存於斯世。殊不知民德民智、皆所重也、而不加民生爲最要。蓋天生烝民、莫不各思保其生命、以圖生存。而不識不知、恆不明生存之道。所賴當國者取民生之要義、彰明昭著、詔告斯民。而後人人知生活之重要、而有所循率。是不惟氓之蚩蚩、可以各樂其業而安其生也。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生既遂、治化誕敷、國基不即於以固乎。然則民生之道果何在耶。傳所謂民生在勤、卽其道耳。今夫勤之時義大矣哉、古聖前賢之訓、齊家治國之規、一則曰無逸、再則曰崇勤、勤之可貴有若是者。蓋人之身體、運動則日強。苟惰其四肢、耽於怠逸、則血脈滯而筋骨弛、其不陷於疾病者幾希。惟勤則操作躬親、不憚勞動、習慣如自然、有日進於健康而不自覺者。所謂宴安酖毒、及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卽此理也。是勤可以祛病而健身、其益於民生也何如。至人之能力、有大小之殊、而職業亦有難易之判。設其暴棄自甘、敷衍塞責、則廢時失業、莫覩其功。惟勤則殫精竭力、窮討深研、斯其業務之精進、有出乎意表者。所謂勤能補拙、及業精於勤者此也。是勤可以成業而計功、其益於民生也又何如。若夫勞則思善、逸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古訓昭然、誠堪儆惕。蓋人之惡念、多基於驕奢、而溺於惰逸者、害亦相等。惟能以勤自矢、終日乾乾、匪勉不已。夙興夜寐、第知竭其知能、以赴功而趨事。彼其放僻邪侈、抑何暇計及耶。是勤可屏惡念而啓善心、其益於民生、尤爲重且鉅焉。夫人而健其身體、精其業務、無罪惡之及身、斯爲得其生存之道。士則學術日進、農則收穫日豐、工則技藝日新、商則貿易日盛。勤之一字、殆勝於空談民生者之千萬言、其功救恐且千萬倍。此民生在勤一語、直不啻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矣。非然者、僅信衛生之奇論以防疾、別尋謀生之妙術以立身、而不深體夫勤之要義、欲保其生、胡可得耶。嗚呼、世衰道微、人慾恣肆、民生日蹙、國計日窮。竊願賢明當局、速攝民生在勤之訓言、警告民衆。使知生

存之道、不待他求、惟盡力於勤而已矣、則吾民其庶幾乎。

筆有波瀾辭無泛設

民生在勤論

許鵬飛

國之強弱、不在土地之廣狹、不在人民之多寡、不在政治之良窳、而在人民之勤惰。民如惰也、政治雖良、人民雖多、土地雖廣、而其國必弱。民如勤也、政治雖窳、人民雖少、土地雖狹、而其國必強。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也。原夫民之好惰也、則士不讀、農不耕、工不作、商不通、且將無以爲生、豈僅國弱而已哉、誠恐國將不國矣。若夫民之好勤也、則士能讀、農能耕、工能作、商能通、莫不安居樂業、非惟國強而已也、且成有道之國焉。是故民之勤惰、小則關係一身之生死、大則關係一國之強弱、豈不重哉、豈不重哉。顧或者曰、天生萬物、莫不欲其生而無殺。草木鳥獸、苟無敵害、莫不隨其自然之性以生長。獨於人類之生活、而必責以勤惰、是豈造化之有不公者歟。應之者曰、非然也。蓋人類之原始也、逐水草而居、賴游牧而生、適其自然之性、本與草木鳥獸無以異也。及乎人類繁盛、思想進化、有優秀者、乃起而爲政治組織焉。有政治組織、而後疆域分焉。有疆域、而後人民之生活受限制焉。受限制、而人民之生死繫乎勤惰焉。勤則生、惰則死。優勝劣敗、乃成爲天演之公例焉。故先知先覺者、知國家愈進化則政治愈嚴厲、而人民之生計愈艱難。特勉勵後人曰、民生在勤、豈非成爲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乎。然而我國鼎革以還、垂三十載矣。人口繁殖超過四萬萬、占全球四分之一。土地廣大、居全球第四位。政治改良、蒸蒸日上、宜其國家富強者矣。而乃年年災害、民不聊生、何哉。實由惰民多、勤民少。民有餘力、地利未盡之咎耳。苟不欲國家富強則已、若欲國家富強、豈不自民生在勤始歟。

德有議論

課藝選錄(第一次月課)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義

張善同

論語堯曰章記二帝三王之心法、不外允執其中。而其爲治之道、則曰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者包含徧覆、如天之溥博也、故天下歸附、而衆得矣。信者號令不欺、如四時之不爽也、故天下依庇、而民任矣。敏則勤於政事、如風雷之震奮也、故庶事修舉而有功矣。公則賞罰無私、如天地之無私覆載、月月之無私照臨也、故百姓誠服而欣說矣。是寬也信也敏也公也、爲治之法、得衆民任有功而說、爲治之效。合而言之、仍一執中而已矣。蓋中則無過不及、而能總集衆善、權衡至當、所謂用其中於民也。故寬者柔之中也、信者實之中也、敏爲中之用、公爲中之體。存心處事、一出以中、而無偏執、無倚伏、自足以收化一風同之效。故衆之勢本甚渙也、吾以寬厚存心、復以寬厚施政。民沾吾惠、則揖讓而衆歸之、征誅而衆亦歸之焉。民之心本甚疑也、吾以誠心結民、復以誠政信民。民不吾疑、則帝代之世而民任之、王朝之世而民亦任之焉。功之立本甚難也、吾如以心之明敏而圖功、復以政之勤敏而赴功、則以之致治不能無功、以之戡亂亦不能無功焉。民之說本不易也、吾心之大公、苟無不可說之意、吾政之至公、又無不可說之實、則唐虞之民無不說、商周之民亦無不說焉。是爲政之治法固不能一、而爲政之心法則不離乎中。書曰建中於民、又曰皇建有極、極者中也、中之義、非允執之其可哉。故同一寬也、而舜之好生、禹之泣罪、湯之解網、武之吉康、皆以得衆。同一信也、而舜一衡度、禹正鈞石、湯彰兆民、武式下士、皆以民任。同一敏也、而舜歷試三載、禹勤勞八年、湯之日新銘於盤、武之勗已書於誥、皆以有功。同一公也、而舜傳賢則與賢、禹傳子則與子、湯懋官懋賞、武惟五惟三、皆以說民。人第見其治法之不一、而徒訝其治效之相等也。又烏知其爲治之心法之同爲執中乎。後之爲政者不

識此義、徒爲高遠之論、以蕩天下之人心。侈尙復絕之舉、以惑天下之趨向。既已蔑棄正義、違離中道。而夷考其實、則又刻薄寡恩、本不能寬、何以得衆。欺騙詐僞、本不能信、民何以任。怠惰弛廢、本不能敏、何以有功。營私利己、本不能公、何以說民。夫自古原無狹隘之治道、亦無虛誕之治道、更無惰廢徇私之治道。不知求其素、徒歎衆之不得、民之不任、事無功而人不說、而謂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爲者、亦已過也夫。

新舊唐書各有得失新書紀傳更各有短長試言其畧

張善同

夫經者治之理也、史者治之迹也。世愈降而情愈變、事愈繁而迹愈多。居百千年之後、欲求百千年以上成敗得失之林、是非善惡之原、典章文物之廢興、因革損益之沿由、以爲當世之法戒、胥於史焉求之。是史之所任者、萬世之事也。苟非有曾南豐所謂明足以察理、道足以適用、智足以知其意、文足以發其情者、固不足以述此往迹、而爲良史也。故一字之褒貶、一語之予奪、莫不關係至鉅、非可漫然爲之。而歷代之史、各有得失、亦各有短長、吾於新舊唐書亦云。原於晉出帝開運間劉昫監修國史、得二百三卷上之、是爲舊唐書。逮宋仁宗朝以舊書卑弱淺陋、命歐陽修宋祁刊修、十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是爲新唐書。兩書並傳、同爲正史。以言其得、則劉昫之作、撰述詳贍、妙極摹寫。足以上追史漢、下包陳魏。又當五代紛亂之季、載籍難稽、而能掇拾補葺、其事至難、其功至偉。循吉楊氏所以謂爲史之良者也。而其失處、則全以舊有之實錄爲據、而無所剪裁。一一因襲、失所訂正。其自行蒐輯者、又草率而乏別擇。曾公亮故斥其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不足以垂勸戒示久遠也。若夫新書之得者、則時當太平、文治大興。殘編故冊、次第出見。其采輯既博、其記事則增、其屬文則簡、而書法尤嚴。故以康正方潔言之、新書爲勝。惟其取材多出自小說家言、欲以訂舊史之誤、固不可得也。且歐宋二公俱不喜駢體。凡詔誥章疏之以

排偶四六爲文者、雖情文並茂、或詞深意婉、或爲當時之大作、或爲後世所傳誦、亦以文體不合、概行刪去。使一代文風、混焉不傳、此又新書之失者也。至於新書紀傳之短長、則本紀爲永叔所作、列傳爲子京所撰。永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通小學、刻意文章、且多採雜說、兩相抵牾。以至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去取不明。此固責任不專之故也。世稱書成後僅著宋名、而歐不與焉。其言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而深、何可沒也、遂專著宋名、子京亦深感其退遜。然子京之作、用字奇澀、識者病之。永叔嘗臥聽其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是則宋作之短處。若歐公嘗自作新五代史矣、文與義皆能直追史漢、原無遺議。至於新唐書則二百八十餘年事蹟、頭緒繁多、不暇檢校。平心論之、子京於列傳之功、實費數十年心力。歐公本紀、則不免草率從事、難以爲諱。此則兩人之短長互見者也。要之新舊唐書、瑕瑜皆有、而以義法言之、則新書爲勝。以事跡言之、則舊書較備、故宋仁宗詔以二書並存。而以新書之紀傳言之、則永叔之作雖不免草率、終非子京所能及。良以史者治之迹也、能存其迹以著之世、能傳其迹以詔於人、使千百世而下、得讀吾書而觀古人之迹、以知所法戒、而效其爲人、成其爲治、而後史之責以盡。故不重文字之艱深、而重義法之謹嚴。義不謹而法不嚴、不足爲史。孔子作春秋、惟史漢能得其遺意。史漢而後、惟歐公能有其義法。世稱歐史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殆與馬班相上下、豈過論哉。

從治法心法原原本本說來無不中窾而文亦酣暢淋漓可稱佳作次藝互較得失言之亦極透澈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義

周鐵泉

按論語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又於末節特書寬則得衆四句、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而其爲帝王之要道、則昭然可睹矣。蓋寬非包荒容忍之謂、必如商湯之克寬克仁

。則衆心歸附矣。信非沾沾小信之謂、必如商湯之彰信兆民、則民皆倚任矣。敏非量書衡石之謂、必如旅獒所謂夙夜罔或不勤、則日起有功矣。公非粉飾平允之謂、必如洪範所謂無偏無黨、則民情悅服矣。四則字有立竿見影之意、謂帝王之得天下、有此仁政、即有此功效、非以力假仁者所可同日語也。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告之以恭寬信敏惠、所言寬信敏之效與此正同、惟惠字與公字稍異。然其行之而心存理得、公平周徧、則一也。或者曰、寬信敏公行之於開創之時則適宜、行之於守成之世則不可。故崔寔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漢宣之治、優於孝文。又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教令不妨變通、小信未必盡孚、徒敏則疾行無善步、至公或滯碍而難行。四者雖善、不亦各有流弊乎。噫、是何言歟。寬信敏公四者、聖王施政之心法也。四者之爲天下迂久矣。然四者道行、則輿情咸服、路不失遺、匹夫負重、旅山海而無憂、一旦失之、則刑驅智駁、遠近離心、兵起於蕭牆、患生於肘腋。故漢高入關、三章約法、而海內歸心。晉文伐原、退兵示信、而民聽不惑。傅說以遜志時敏規武丁、而樹啓沃之勳。李泌以推至公之心諫德宗、而平朱泚李懷光之亂、此其明效大驗也。況此章首冠以唐堯命舜之允執厥中、中字尤爲四者之樞要。惟中則因時制宜、泛應曲當、緩獄措刑、而不厭其寬。通權達變、而不失爲信。治具纖悉、而不懈於敏。賞罰嚴明、而不違乎公。前所言興滅繼絕舉逸民脩廢官謹權量審法度諸端、猶爲治之迹、而四者乃爲致治清濁之源也。所謂聖王相傳之心法者也。楊氏謂論語一書、皆聖人微言、終篇載堯舜湯武相傳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在是、豈不信哉。

義處處切思不爲泛論以文論亦有波折末段尤佳

國學書院記

韓知白

書院之興、其來久矣。自宋以鹿洞石鼓應天嶽麓爲四大書院、迄乎元代、凡先儒遺化之地、

名賢經行之所、好事之家、出錢粟以贖學者、並立爲書院。通都大邑、暮布星羅。泊乎有清、自各省省會、及府廳州縣、莫不有書院之設。延聘名宿、陶鑄俊秀、收效爲尤宏。自清季廢科舉立學校、地方長吏憚於籌款興學之勞、多就舊日書院改作更張以應功令、而書院乃鮮有存者。驅天下之士盡入於學校、而學之途隘矣。京市舊爲首善之區、庠序林立。自事變以後、爨宮茂草、弦誦輟響。今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合肥王公就職伊始、敬教勸學、自大學專門以及各中小學校、次第恢復。莘莘士子、得以負笈鼓篋、溫故知新、亦云幸矣。

公又以爲吾國文化、存諸經籍。比年以來、異說叢起、六經束閣、論語作新、先聖之微言大義、棄同弁髦。守先待後、實在吾黨。爰於北海之園城設立國學書院、考選於國學稍窺途徑者百餘人、月試一次、第其甲乙、而獎勵有差。又本仕優則學之義、令各官署據屬於來復休沐日、來院講肄誦習、經史百家考據詞章、各就其性之所近。禮羅耆碩、分門講授。而公於從政之暇、耳提面命、詔示後進。一時執經問難、環而侍坐者數百人。復斥鉅貲市典籍數萬卷、度藏院中、以供多士之瀏覽探討、洵盛事也。昔魯閔子馬謂學殖也、不學將落。今公以遺大投艱之身、當庶政填委之日、憫士子之失學、特設斯院以誘掖而啓迪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蓋不禁爲公誦矣。異日經正民興、人才鵲起、將以斯院植其基。而固非前代書院、以講學爲名而無其實者所可同日語也。是爲記。

曉暢有法

讀賈誼過秦論書後

秦之得天下也、非一端也、而以守靜併諸侯。秦之失天下也、亦非一端也、而以暴刻亡其國

趙庚

。與於內固、而衰於內亂。何以言之、秦地僻遠、伍於戎狄、會盟朝聘、不與同中國、中國亦以此輕之。穆公雖有志於山東、其志固未得逞也。康桓以降、寂然無聞。方是時、晉楚吳越、迭爲爭長、諸侯奔競、未遑寧息。秦人獨能拱手事外、未發一卒、藏其銳而養其精。及乎六國既分、于是奮其智策、詐力並施、鯨吞蛇噬、而天下席捲囊括入於秦矣。夫天下皆好動、而秦人獨能靜、動而不止則疲、靜而不用則全。以其全而足以制其疲、故曰秦之得天下以守靜自固。始皇既兼六國、以爲取天下如是之難也、欲以術馭之。然而未得其正、嚴峻急峭、督責名實、待天下薄而自養厚、任閹尹而戕賢智。二世立、復以暴繼暴。夫然、則民莫不積怨隱恨、鬱而待發。一旦發之、卒不能抑矣。其上則趙高矯制廢立、逆探君意以爲逢迎之術、而國事不可爲矣。山東豪俊乘之、遂成其勢。故曰秦之亡也、根伏於暴刻、而兆端於內亂。夫始皇狼心虎視、日夜謀吞六國者、二十六年、方遂其志。而斯高挾胡亥、三年而失之。干戈之取天下勞、婦寺之傾天下易、勞者累世不決、逸者立朝而潰、古今國家盛衰之故、豈非人事所致哉。且夫人主之治天下以信義、信義者所以得民之心也。誠者示人以可信、義者行政以大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政公、故上下之情洽而教化易爲施。開誠心、布公道、則天下平矣。觀夫始皇之欲長保其土也、經營籌劃、蓋無所不用其極。窮盡修欲、凌虐生民、猜防誅滅、使天下莫不側目重足。獨于民心之向背、未嘗一爲計較、以爲一切繩之以法、則民舉不足畏也。嗚呼、是孰知民心之搖、有甚于敵國外患者乎。二世既立、天下方引領望其初政。顧彼非且不能正先帝之失、復重之以無道、益拂天下之心。及陳吳起於江淮、關中懸遠、弗能急爲控制。迨其開關出擊、六國之兵已集、而神器不守矣。原秦之所以亡、蓋與後世之隋相類、彼皆置天下於度外、以其身宴然自恣於天下之上。謂以適己、而不顧天下之去我、其禍蓋皆起於不恤其民也。余始讀賈生過秦論、其文辯矣、其詞麗矣。

願覺其于秦氏興亡之際、義或有幽隱、輒爲之補足於此。世之爲國家者、慎勿以民心不可畏而忽之哉。

能見其大文筆亦足以達之

國學書院記

陳如英

慨自大道不明、誠辭連犴、邪慝朋興、古籍湮晦。負笈之士、誤趨歧途、績學之子、徒嗟齷壁。斐然者無所取裁、守殘者淪於臺隸、識者恫焉。興麟趾之學、造鳳毛之士、欲振宗風、爰立黌舍、此國學書院所由立也。析爲二院、一院以考課爲主、而研究班附之。課題不外四部、而研究班畧分五科、經史子佛詞章是也。二院以造士爲先、析目畧同於研究班、惟攻讀之士、則概爲青年。取學校之制、存書院之體、以期濟濟多士、郁郁能文焉、此其大較也。至於優其餼廩、資之膏火、寒士芘其顏歡、青衿折而心服、雖玉尺之量才、金鏡之刮目、不足喻其精鑒焉。余以後進、幸接名賢、每披芸編、輒念樸棧。覺古人不作、舊學賴存。匪惟國粹攸關、抑亦經正邪遠。此其有繫邦運、足正人心、非止抱殘守缺、旁搜遠紹已也。嗟夫、鄭有鄉校、強鄰莫敢加兵。漢立太學、氣節倍光史冊。王通講道、而佐唐之士蔚興。世宗設學、而後周之文彪炳。然則書院之設、豈無故而然哉。惟念作始者簡、將畢者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竊願共體勗建之苦心、各凜職責之鞅掌、而不可不有述焉。於是乎記。

文極雅馴非庸手所能辦

新舊唐書互有得失新書紀傳更各有短長試言其畧

戴運清

太史公作史記、變編年之體、而爲紀傳世家、復綜其事於八表十志。成法所垂、遂爲後世史家所莫能外、良史之稱、不已久有定評乎。然而贊議之加、又所時見、甚矣作史之難也。自漢而降、吳兢撰唐史、韋述加以筆削。至石晉劉昫等復增損而成之、是爲舊唐書。宋慶曆中

詔王堯臣張方中等復事刊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歐陽修爲本紀表志、宋祁爲列傳、至嘉祐五年上之、是爲新唐書。曾公亮謂舊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劉元城謂新書事增文省、蓋均有所失也。歐餘叢考云、舊書主詳明、新書主簡括、蓋均有所得也。之二書者、實則互有得失、而不容偏廢者也。若以本紀論之、新書本紀僅九萬字、較之舊書減去十之七、其尚簡也、倣班范體也。新書本紀不載詔令、其削除也、依春秋例也。舊書於武后編入本紀、於皇后傳內不爲之立傳。而新書既有武后本紀、以叙其改朔易號用人行政諸大事、又有武后傳以載其淫穢瑣屑之跡、分輕重、別異同也。斯皆新書之所長也。以視舊書本紀、於穆宗以前、尙稍存書法、穆宗以後、竟似斷爛朝報者迥異矣。惟舊書本紀凡生殺予奪之事、皆畧見其由。而新書則必一一考之列傳而始見。舊書各帝皆無字、而新書於高祖高宗二帝獨稱字、其餘則否、豈非自亂其例乎。斯皆新書之所短也。至於列傳舊書無公主一門、則安樂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謀變、與夫柴紹妻之佐成帝業、於何以彰。舊書無姦臣一門、則李林甫盧杞崔昭緯柳璨崔胤之奸邪、於何以誡。舊書無藩鎮一門、則魏博鎮冀盧龍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澤潞各鎮之傳襲殺奪、於何以悉。此皆爲新書之所必增者。舊書列武士獲於功臣傳、新書改入外戚傳、舊書以楊國忠入於列傳、新書亦改入外戚傳。舊書張說郭元振同傳、新書以張說與蘇頲齊名、乃改與蘇頲同傳。舊書附李希烈於張說傳後、新書以其附李林甫、乃改與林甫同入姦臣傳。此皆新書之所必改者。於以見新書之長、而舊書之短也。舊書於馬三寶列在柴紹傳末、新書改列裴寂等功臣傳內。然三寶本紹家奴、應附紹傳爲是。賀知章以詩名、老始致仕、舊書列入文苑當矣、新書乃入隱逸。晚唐詩人溫李並稱、舊書俱入文苑、當矣。新書則專列商隱、而以庭筠附彥博傳後。陽城爲諫議、裂麻一事、足爲名臣、入於列傳可矣。司空圖生逢末運、隱居卻聘、列之隱逸可矣。舊書以城入隱逸、以圖入文苑、似尙非宜。而新書別

以卓行處之、甚無謂也。於以見新書之短、而舊書之長也。由是觀之、新舊唐書互有得失、與各有短長、不已畧見一斑乎。

以新舊唐書互有得失一一指陳極爲公允

*

*

*

*

*

研究員作品選錄

秋蝶(其一)

張翰藻

穿花詩境過來身、仙蕊香飄醉月輪。解舞乍憐風葉妒、拚飛還與晚芳親。情疎朝暮雙飛翼、粉帶滄桑幾度塵。栩栩蘊蘊關宿命、長天水鏡照前因。

秋蟬(其二)

西風衰柳曲橫吹、關塞霜前萬籟悲。雨過應羞枯翼潤、夜涼漸覺苦吟疲。細和孤軫淒如語、冷抱殘枝怯更移。暗與騷人同一慨、無邊落木正離離。

秋蠅(其三)

筆挾蠶聲細楷微、扇捐袖冷五銖非。日穿窗格塵痕掠、雨打屏風墨點飛。君子信讒愁一槩、纖兒逐臭問何歸。炎涼易換棲樊隘、百感如麻對落暉。

秋蚊(其四)

瘴媒豹脚總單寒、領畧欺人吮血難。易掃涼風堅壁慨、欲隨明月密情攔。輕雷掩耳如偷壘、冷箭傳聲恍隔窰。待到團霜蟹觸隕、華胥高枕奠長安。

王安石論

張威

漢唐以還、史列名相夥矣。至其才大識遠、則未有如宋王荊公者也。荊公爲學既博、且有邁進之氣、能爲人之所不敢爲。當神宗之世、朝政日弛、法度寢敝、其不得不出於變法者勢也

。荆公以有得於古者毅然行之、其法則善、其智則明、其志則銳、然終不能適用於當時者何也。約而論之、其因有二。司馬光歐陽脩蘇軾諸公、皆君子人也、且與荆公有舊。使當變法之初、即謀之諸公、則新法之行、得賢人而幹翼之、盡其獻替、固不至於敗。以其無司馬、歐、蘇諸公匡輔其政、致蔡京、呂惠卿輩相率并進。藉青苗保甲諸法、苛斂以逞其私、迫斯民於倒懸、府衆怨而不恤。乃使新法適蒙其垢、此其一也。若究其因而察其果、則司馬歐蘇諸公所以不與共謀者、因以荆公兀傲寡容、剛復自用。忠告有所不納、謗議有所不畏、蓋其褊性然也。夫燭千里者或闇於眉睫、察秋毫者或昧於輿薪、一己之智力、不足恃也。爲荆公計、縱不能盡納司馬歐蘇諸公之風議、亦當節其善者行之。若所言不合於一己之見、能虛己以受之者上也。次之亦當正告以不相合之由、反復辯論、以深究其得失。烏可以褊衷怒容、拒人於千里之外哉。故程顥先生有言、天下事須天下人了之。觀是言、可以窺荆公之器量矣、此其二也。夫荆公固不世出之才也、即其力排衆議、以行新法、亦急於見功而已、初不失爲君子。徒以讖偏性復、至與君子爲仇、而小人得而乘之、遂乃致敗。不然、神宗之世、可望中興、荆公且爲名相矣。噫、王佐之才、卒不得盡其用、君子不能不爲荆公惜也。

王安石論

王芳庭

世之論王安石者、不曰變法弱宋、即曰執拗陰險。嗟乎、以圖治太急、而蒙此千古之詬責、使後世憂國之士、雖有起衰振敝之志、而不敢有所更張者、此論誤之也。夫宋之弱不弱於變法、安石新法、乃轉弱爲強之至計。縱用人不善、行之不得其宜、亦何至能弱宋哉。嘗究宋代貧弱之原、蓋肇於太祖太宗。太祖鑑於五代將帥之篡奪、而罷諸將典禁兵。懲於晚唐藩鎮之跋扈、而罷節鎮州兵。其番戍雖爲較強之禁軍、然兵將不相習、地理不甚悉、而宋之兵弱矣。太宗而後、東則屢敗於遼、西則迭侵於夏。養兵百餘萬人、歲費數千萬兩、而不能

禦侮攘外。且須歲賜遼夏銀絹數十萬、以求其不相擾、而宋之民貧矣。弱天下之兵以長寇讎、貧天下之民以資盜用者、迄神宗時已百餘年矣、豈必待變法哉。考安石新法之最著者、莫過於青苗免役市役保甲保馬諸法。青苗之法、本於周官泉府之制、即孟子所謂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之意。當國家貧弱、田野多蕪、使農民不足不給者、皆得資以力耕、誠善策也。惜當時民困未蘇、即欲收十二之息、稍嫌其操切耳。宋之役法、至使人民鬻田以減戶等、求死以就單丁、擾民甚矣。安石創免役市役之法、有業者不妨農工之事、無業者得取就雇之資、非救時之術乎。今世固有行之者矣。然當時以爲不便者、蓋不便者富人而已。保甲保馬之法、即三代寓兵於農之制、唐之府兵亦然。今之遠西列強、莫不以徵兵稱強。募兵固不妨農、而簡練未盡其術、故不如徵兵。蓋保甲興、則無事各安農畝、有事即可效命疆場、既節軍且不害於民生也。保馬興、則軍用騎乘駕挽之馬、不可勝用矣、此非強兵之計乎。統觀諸法、施於當時貧弱之宋、未始非對症良藥。使元祐黨人不加阻撓、而進以補偏救弊之道、十年之後、效必大著、雖攘遼制夏不難也。乃當時諸君子、以其變更祖宗成法、即指爲姦忒。以其恤貧而取富、即指爲擾民。羣起非難、謗議橫生。安石爲行新法計、能不排除而去之乎。由是排觥相尋、勢成水火。遂以此蒙妨賢害能之誚、不亦甚乎。蓋宋之士大夫、以苟安爲智能、以守成爲長策。寇準澶淵之盟、出於遼之所不料、非之者乃謂以皇帝爲孤注。安石變法以圖強、非之者則曰擾民、曰傾賢。士論如此、亦風氣爲之也。且夫變法云者、法久弊生、乃從而更張之、固有所不得已也。人情難與慮始、當其紛更之初、未有不厭其煩者、以狃於所習也。及習之既久、則忘其煩而覺其利矣。子產治鄭、始以致謗、終乃感服、非其明證乎。有宋蜀洛朔三黨之爭、直至徽欽而未已。其黨同伐異之見、不止加之安石。安石縱不變法、亦難免於觥擊、况又以變法排去異黨之人哉。安石既不得君子與謀、乃不免用呂

惠卿等小人、以行新法。其銳進也甚於安石、於是變法之效未見、而變法之弊已呈。是安石用人之不善、元祐黨人亦與有責焉、不得專咎安石也。蘇老泉亦知六國以賂秦而亡、獨不能阻宋路遼夏、反不諒安石圖強之心、著辨姦論、擬之爲王衍盧杞。使俗儒據爲定論、既誣安石、復以墮後人起衰振敝之志、是安得不辨其謬哉。

學然後知不足說

門書紳

書到用而恨少、事經過始知難、此老生常談也。世之涉獵書史、粗通六藝、初識門徑、未窺堂奧、即詡詡自矜、大言不慙、以爲學富五車、抱負不凡、天下莫已若。及大雅當前、相形見絀、如小巫之見大巫、無所措手足者、皆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禮云、學然後知不足、誠以大道無津涯、學問無止境。人苟竭力講求、孜孜不倦、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則聖道之高大、已窺其端倪、造詣之深淺、已瞭若指掌。譬如爲山、人已將及九仞、我尙未覆一簣。譬如渡河、人已到達彼岸、我尙泛於中流。優劣立判、路人皆知。昔之恃才傲物、謂人莫已若者、不禁低首下心、恥己之不若人矣。昔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莫由也已。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之數子者、雖天資有厚薄、學業有高下、然由其言觀之、皆學有進益、而知自己之不足者也。後之學者、苟知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之大。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口誦心維、自彊不息。則溫故知新、學問與日月俱進。今日之所得、即昔日之所無。一理之未明、即一時之虧缺。盡心力而爲之、猶望道未見、不能企及、何至腹笥未滿、即自矜自伐乎。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世之有志斯道者、詎可淺嘗輒止、不求深

造哉。

讀易隨筆

紀根遇

論重卦之人

大哉易之爲道也、上通天文、下合地理、中符人事。凡陰陽盈虛消長之理、莫不闡精發微、以明其旨。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禮緯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所謂仰觀俯察而成者也。故易之始於伏羲明矣。然其道通於天人、孔子猶且晚而習易、韋編三絕、其難可知。所以能有如此之該備者、非出於一人之手也。漢書藝文志云、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師古曰、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視此則始於伏羲、成於仲尼、當爲不誤。然伏羲所畫八卦、三畫歟、抑六畫歟、古今異說、莫得其正。依孔穎達所列、約有四說。一爲伏羲自重、王輔嗣等主之。一爲神農所重、鄭玄之徒主之。一爲夏禹所重、孫盛主之。一爲文王所重、司馬遷等主之。今一論列於下。按伏羲自重之說、頗具相當理由、而神農之說、恐無其事。因漢志所謂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而不及神農、是已確鑿有據。且繫辭神農之時、已有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且說卦謂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著、作者創造也、指伏羲而言、神農以後、乃述修耳。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下繫論用著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著、即伏羲已重卦矣。他若說卦所云、聖人兼三才而兩之、上繫所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皆可爲證。况神農重卦之說、未必起於鄭玄。按京氏積算法云、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乎神農、重乎八純、（此條爲今京氏易傳所無據王應麟困學紀聞引）據此則神農重卦之說、自京氏已取之、不自鄭玄之徒始也。若謂夏禹重卦、更不足信。且經典中亦少有記載、此說似勿庸辯論矣。而史

遷所云文王重卦、雖爲孔氏穎達所不取、蒙意尙近於理。但此說亦不自史遷始、因史記正義引淮南王劉安已言文王重卦。蓋文王囚於羑里之庫而演周易、除作卦辭外、或有重卦之可能。總之余以爲如係伏羲自重則已、否則即爲文王所重。二說之中、因神農夏禹之說、既不足論。而文王之卦辭、乃據六畫而定、除伏羲外、非文王所重而何。嗚呼、年湮代遠、是非混淆、孔子尙未明言、况後人乎。此僅就臆說而妄言之、然歟否歟、尙有待於世之高明而詳加考訂焉。

王安石論

李文崑

世之論王安石者、輒以變法非之、過矣。夫三代相承、遞有因革。自來治法、罔有一成不變者。况人事隨時代爲轉移、方策因古今而異轍。苟拘牽典籍、墨守陳迹、執舊方以療新病、服夏葛以禦冬寒、得可謂識時務之英傑乎哉。以此言之、則王安石變法、殆亦矯世變俗、以求合時需、未可以厚非也。宋承五代之弊、至神宗時、國勢頹弱已極。而當時大臣、猶循循然率由舊章以爲治、號爲儒者、亦徒斤斤然空談性理以爲教、未聞有創新法以濟時弊者。安石獨能見其大、上萬言書於神宗。其法乃針對當時軍政財政積弊、加以整理變革、條理秩然、其於國計歲節浮濫可十之三四。又整頓賦役、數年間得廢田萬餘處、凡三十餘萬頃、地利盡而國家賦稅亦增。方田均稅法行、足以革除豪強隱稅積弊、使民力無負擔之偏。免役法行、可使百姓免徭役之苦。若青苗均輸市易三法、皆以裁抑兼併、增裕度支。保甲保馬二法、則以充實戰備。此數者實富強之至計也。彼安石者、不可謂非一時之英傑也。乃行之而未見其利、轉見其弊何歟、曰此不得爲安石咎也。當新法之行、三五老成宿望、方羣起非難、日伺其短而攻其隙。安石不得已、乃力排衆議、引新進爲助。卒因急不暇擇、用非其人、以致流弊潛滋、徒與非難者以口實。此吾人所深爲安石痛惜者也。向使司馬光蘇軾諸賢、協力同心

、匡其不及、則新法之行、豈不爲興國之良劑哉。吾故曰、新法之弊、罪不在安石也。

遊北海記

李文崑

遼金勝迹、幽燕佳境。青山外護、碧水環圍。面景山以爲屏、界虹橋而如帶。遐收麗景，斯爲奧區。槐下初臨、游裾畢集。宿雨霽而天宇清、微颺拂而煩襟爽。翠柏交柯、上聳霄漢、花茵鋪地、下隔鷲浮。花明草薰、窮景色之綺麗、雲開日煦、極氣候之清佳。碧荷鑄鏡、香鋪三海之波、綠柳縹絲、蔭連十里之岸。翠蕤在望、嵐霞可通、俯鏡滄瀾、仰睇寥廓。乾坤多麗、攬庶彙而成怡、賓主皆賢、恢羈踪之殊遇。香生茶銜、煩喝一罇、席展花陰、囑于互作。清歌雲遏、談趣風生。盼黃鵠而激土思、招白鷗以諧清侶。樂藻序之欣欣、愜清歡于暇日。情隨物寓、知天籟之感通、興盡悲來、傷人事之偃蹇。殊方留滯、每興陟屺之思、獨客飄零、彌觸登樓之感。身無飛翼、空顧影而心灰、夢斷歸雲、徒登高而淚迸。風塵滿目、方感征鴻、羈旅孤蹤、何殊斷梗。雖然、身否者神泰、形勞者心逸。寄蕭情於煙水、藐世慮于風波。視秀塔之凌雲、溯前朝之遐蹟。雄觀不改、景運已遷。嗟乎、王綱解紐、遂親黍離。世路多歧、頓傷蔓草。朱樓畫閣、皆爲士女之場。絳闕丹宮、非復帝王之宅。浮生若夢、悟轉燭于興衰。滄海無邊、歎露車之栖泊。美景常存、盛況難駐。一死生者實虛誕、齊得喪者亦殫名。觸景傷情、輒深神往、興懷嗟悼、四韻以成。

遼金事業隨流水、勝迹瓊華尙宛然。俯視碧波沉日影、仰瞻白塔入雲巔。西山風景經千劫、北渚煙光又一年。老樹應知前代事、似詢興廢向鷗邊。

秋夜 調寄菩薩蠻

王德恒

梧桐寒掩秋眉綠、鸞屏窺影人如玉。斜月照無眠、誰家正管絃。相思千里隔、露下中庭白。海燕隱棲梁、不知銀漏長。

浪淘沙 新秋

王德恒

一葉已經秋、心上牽愁、小紅橋下水東流。黯黯韶華飄恨去、曉夢妝樓。玉簫淚痕留、半响溫柔、離人遠渡莫歸休。萬里西風吹不斷、何處孤舟。

又

王德恒

秋到便銷魂、是處愁痕、芭蕉庭院易黃昏。一夜瀟瀟簾外雨、寒鎖重門。對影暫溫存、心字香熏、漫持雙淚寄殷勤。縱到霜楓紅盡日、見也無因。

又

王德恒

夜雨正瀟瀟、夢又迢迢、燭華紅淚一條條。淚是相思華是恨、夢是無聊。孤館憶春桃、門巷花朝、秋魂瘦損蝶難招。多少舊情餘夢在、流水紅橋。

水龍吟 秋夕聽雨

王德恒

瀟瀟似唱吳船、歌雲暗向秋窗墜。一天夢影、半簾寒色、勻黃葉碎。幾度銷凝、眼迷烟柳、曲闌干外。有愁痕千點、西風吹散、還飄向、燈屏底。多少歡情應記、到而今、壯懷都悔。雲低迫雁、鷗回驚燕、亂雲難洗。蕉夢醒初、桐心焦否、付伊流水。奈羅衾孤擁、檐聲滴盡、更悲秋淚。

瑣窗寒 秋吟

王德恒

點翠寒蕙、勻紅碎蓼、暗秋來處。西風正緊、白燕孤飛江渡。渺征槎路迷絳河、錦雲望斷儲無語。只夜深夢覺、紅花滴淚、悄牽幽緒。凝佇、愁千縷。乍思繞湘波、目迷薊樹。尋春墜夢、付與薄情風雨。倚瑤雲、誰會舊心、冷絃掩抑腸斷語。更吟筇怕近江干、淚結楓林暮。

擬國學圖書館成立徵集近代名人著述啓

劉仲岐

渠渠夏屋、麟趾興學、鶴鶴秋陽、鳳毛造士。分液池之波、六藝激其芳潤、萃瀛洲之侶、七畧咀其英華。宜貯琳瑯、用餉佔俾。於是文館肇啓、書城繼開。堂臨埤堦、遠出俗氛、架列縹緗、徧收古澤。期以剛經柔史、無廢春誦夏絃。惟是四部猶備、畧乏近編、百代旁搜、兼資時秀。言泉所匯、必貫於九流、藻府之儲、詎遺於羣玉。事循求草、情歧發彙。請開曹石、庶三篋以畢陳、幸擴晏楹、俾一甌而可借。凡夫近賢名著、鉅家宿藏。抱遺訂壁之編、守先待後之著。出其膏馥、庶分溉於藝林、敷其英華、將嗣芬於宛委。勿吝千金之享、政矜百朋之貽、此啓。

北海慶霄樓望月作歌集句

劉仲紱

蟾蜍夜艷秋河月、雲裏靜蝶雙鳳闌。山影波光分外清、扁舟繫岸依林越。今夜誰家不倚樓、蓬萊宮闕壓鼉頭。凭欄有客迎秋思、好景煩公傑句收。三五娟娟縣兔白、四面激波映天碧。一樓寒色倚詩人、萬里風雲翔勁翮。月照松梢孤客回、蒼崖半入亂雲堆。雲散池邊留塔影、月臨湖面鏡波開。地靈佳木有倦意、閒凭玉闌思舊事。看書樓了又看山、早年薄有烟霞志。出岫雲歸倦鳥還、褰衣高閣共躋攀。水際樓臺如捲畫、素月褰裊牛斗間。

李商隱 王維 富弼 蘇軾 趙鼎臣 姚合

高啓 梁克家 馬臻 歐必元 祖無擇 溫庭筠

伊用昌 蘇軾 高啓 李紳 徐鉉 盧弼

楊萬里 白居易 王十朋 胡概公 周履靖 陸游

霜葉飛 紅葉

劉仲紱

夕陽衰草、唳節瘦、平林霞曉偏好。枝枝爛熳詢春花、總是傷秋料。待著筆胭脂多少、天憐秋意蕭疎了。只一夕霜華、頓飾就山妝、照影澹濃都俏。依舊亂眼春酣、艷迷癡蝶、誤他魂

夢縈繞。斷霞明滅墜魚鱗、水冷雲荒沼。怎回首寒山夢杳、烏啼月落鐘聲到。愛晚坐、停車對、殘照西風、暗紅如笑。

菩薩蠻 秋夜

劉仲岐

疎簾月上涼如水、桐陰悄拾詩痕碎。宿孕一燈紅、有人聽斷鴻。鄉愁渾似醉、心上秋難避。發語絮荒階、孤衾僂僂開。

中日文化交流之回顧與前瞻

童震亨

昔薛叔耘先生序黃公度日本國志有言曰、東方諸國足以自立足以有爲者、惟中國與日本而已。斯言也、求諸今日固一習見語耳。然當是書告成之日、適值光緒甲午、兩邦軍事方息、國交甫定之際、我國朝野虛僑之氣猶未盡蠲、猜疑之心亦未盡泯。先生獨能高瞻遠矚創爲是言、謂非洞澈世界之情勢、綜合兩國之潮流、而能堅確不移、舉以驗之於今日哉。又曰、日本創國於周秦之間、通使於漢、修禮於魏唐、最久亦最親。然則所謂最久而最親者、是時亦非先生莫能發此言。誠以中日兩邦、既有同文同種之淵源、即有共榮共存之使命。久則難變而不可分、親則宜合而不可離。是東亞共榮之確立、先生早已發其凡矣。然先生又已默察西人必有以挑撥離間、而使互相猜忌、以啓鬪牆之爭、用收漁人之利也。故又曰或因同壤而有吳越相傾之勢、或因同盟而有吳蜀相援之形、而終以惟勢所適一語。殆於近今數十年兩邦交涉之因果、皆已言之鑿鑿。卒之百詐不足揜一誠、而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則東亞共榮圈之確立、信乎足以轉移世界之大勢、使彼虎視鷹瞵而狡焉思啓者、無所施其伎倆也。抑有進者、先生於日本明治維新之政、則曰咸豐同治以來、日本迫於外患、廓然更張、摹效西法、罔遺餘力。推定富強之機進步頗捷。循是不輟、當具陵駕西國之勢。則今日執大東亞聯盟之牛耳、非日本莫屬者、先生又已推定於數十年前矣。然則何獨於中國之足以自立、

足以有爲、曾無所發明者、時勢未至、尙有待於最後之提携。顧當時朝野人士未足遽語夫此、是故獨著日本、以俟深究時務者之探討焉。今也建設東亞聯盟、既以精誠團結共同邁進新秩序中、斯則適當其時矣。然則宜如何而後消融彼疆此界之畛域、使之合流、無他、厥惟溝通中日文化、以爲建設之基礎而已。夫中日兩邦既已具有最久之淵源、而又具有最親之關係、實賴文化之交流以爲居間之媒介。則今後相互之提携、誠不可不溯其源而衍其流、俾知歷史已予吾人以天然之演進、而共存共榮之福利、止須人力繼續維持而已。

一 就歷史說明中日文化交流之經過

中國自黃帝紀元以來、實已具有四千六百四十年悠久之歷史、固爲世界文明僅存之古國也。日本自神武天皇建國、當我春秋之世、至今亦有二千六百餘年之歷史。當我西漢之初、由三韓交通中國、彼此往來、已有二千餘年之交際。由漢至於六朝、時有使節往還、隋唐兩代、尤極一時之盛。宋元兩代、政府之遣派雖希、而民間之交通猶密。明清以降直至現代、遂由文化交流而進於合作。信乎最久而最親、足以自立足以有爲之兩大國、如長江大河之源遠流長、足以匯百川而同注於海也。

中日文化之接觸、實在日本應神天皇十五年秋。當我晉武帝太康五年、有阿直岐者至自百濟、使皇子稚郎子師事之。次年春、携博士王仁來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於是中國之漢學始漸流傳日本。至我南北朝時代、中國之佛學以及天文地理歷象遁甲方術之書、與美術建築并漢織吳織等品、始見諸正史之記載、然流雖衍而未盛也。至推古天皇十三年、當我隋文帝仁壽四年、始用曆日、定位階服色、訂憲法十七條、確定立國方針、一以固有國體爲主、兼採儒家佛教之思想。十五年、遣大禮小野妹子來聘於隋、時當煬帝大業三年、隋亦使裴世清報聘、同時並派留學生來隋求學、是爲文化交流之始。其後孝德天皇大化之改新、一切典章

制度悉取法於唐、則留學生與有力焉。且遣唐使年有派遣、又當唐朝文學最盛時期、如吉備眞備留學至二十年之久。而粟田眞人及阿倍仲麿、俱有盛名於兩邦。至我國僧人鑑眞等大弘佛教於日本、尤於溝通兩邦文化、有絕大之貢獻焉。然歷來儒學教育、大都操諸僧侶之手、明時復有日僧桂庵等來華研究儒學、歸傳陽明知行合一思想。而其名分義理之實學、適又合乎日本國民之習性。於是陽明之學、遂大發揚於日本。其後日臻富強、實基於此。至於朱子之學、則起於足利時代而盛於德川時代。若夫脫離佛教而以儒學自成一家者、則自藤原惺窩始。其後中江藤樹之陽明學、荻生徂徠之文學、均於中國之儒學、有所發明。然在平安時代、雖有所謂明經道、以儒教爲國學、但所成就皆以文學爲主、不若德川時代之以道德爲主、且從事於子弟教育之普及焉。此皆中日文化古代交流之大要也。

雖然、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弘攬世界之文化、融合歐美之科學。其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桂太郎諸名相、具有絕大毅力。舉凡法律、政治、陸海軍、醫藥學、工商技藝、無不盡全球之長而納於三島。以故富強之勢、一日千里。當是時也、中國政治窳敗、學藝衰落、外交接觸、動輒得咎。有識者遂欲吸收日本之文明、以振其衰頹。自湖廣總督張文襄公提倡派學生赴日本留學、數年之間、各省風起雲湧、公私費學生至東京者達數萬人。日本固有之學校不能容、特設預備專門各學校以教育之。清末改政之運動、民國革新之發展、何莫非此輩學生之成績、亦何莫非受日本教育之熏陶也。大抵就古代而論、中國之文化多流於日本、就近世而論、日本之文化轉流於中國。以人種之一源、地域之接近、文字之同幹、交通之便利、歷史之悠久、雖有物焉欲從中阻其交流之勢、則固有所不能也。今幸日我兩邦當道諸公高瞻遠矚、毅然以溝通中日文化、繼續舊業、爲建設新東亞綱領之一。則東亞文化復興、兩邦之責也。撫今思昔、能不奮然而興起者乎。苟精誠團結、相互提携、突飛猛進、斯無負於薛叔耘先

生之期許、將見進世界於大同、基於此矣。

二 中日文化的不可分性

就中日文化交流之經過、可概括爲兩大時期。其一、爲日本留學中國時期、蓋自隋唐而終於明、皆以中國文化爲主流也。其二、爲中國留學日本時期、則自清季而至現代、是以日本文化爲主流也。雖然、日本之文化、固導源於中國也。惟其知變而能化、博取而約收、不似中國之喜新而厭故舍己而從人也。故雖屢經改革、而不失其固有之精神。所謂固有之精神者、即以儒學爲政教之中心是也。乃我國學者、自歐風東漸以來、舉數千年羣聖一貫之儒學、不惜盡力而詆毀之、盡量而摧殘之。顧聖人之道、涵濡久遠、羣衆之心理、未可悉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中日文化所由出、亦即中日文化之不可分性也。況我中國本爲文化之主流、舉凡最高文化、久爲日本所共有。所謂王道、所謂儒家、所謂聖經賢傳、所謂儒道與佛教之交融、要不外乎道德二字、以爲一貫之精神。此一貫之精神亦即兩邦文化之共同性、雖萬變而不可分也。兩邦朝野人士往來酬酢、久相沿習、潛移默化之功、尤有不可分離之趨向。且經一次之交流、即增一層之凝固。而中日交通已久、固已大同而小異、是其所共同者、即其所不可分也。況同文同種、尤有密切之關係乎。

由是言之、中日文化之不可分性、以政治而言則王道也、以教育而言則儒學也。是故中日人士、其相接也以禮讓爲先、其相處也以信義爲本、其對國也以忠、其對物也以仁。至於酷好和平而厭戰亂也、尤爲共同之天性、此我東亞民族特有之性質。其初皆由聖聖相承上行下效而來。中間雖經習染支離、外物之搖動、而其固有之精神、如清明之在躬、終不得而息滅之也。方今復以溝通文化爲急務、將見兩邦文化深入民間、由共同性而進爲普遍性、發揚光大、斯東亞文化之復興、實賴其不可分性有以陶鑄之耳。

三 今後中日文化的演進

中日文化既已具有悠久之歷史、如長江大河之同出一源也。則今後之演進、要以相互提携爲其發動之原則也、固其唯一之使命矣。而其指歸尤在使之深入民間、而得羣衆之信賴也。如中國古代之書、佚者不知其凡幾也、然我佚之、而日本存之。清代黃遵憲楊守敬黎庶昌諸人、雖經傳鈔校刻、究屬有限。今後宜由中國分別派遣專家前往日本蒐輯佚書、或依四庫全書之例、或取圖書集成之法、盡量校刊、無使罅漏。俾已佚之書失而復得、此其一也。又如日本之大寶養老令、原與唐律無殊也。今則中國律存而令佚、日本則律佚而令存、彼此互相補輯、尤爲提携之先務、此其二也。兩邦優良書籍、上自經典下至民間歌謠、苟有裨於文化之演進、或足以融合彼此之情感者、應由兩國文化機關遴選繙譯、盡量流傳、以供兩邦人士之研討、此其三也。日本人士考求學術、儘多學術團體、並由國家集中學者、使之共同研究、分工合作、有所成就、則爲保障之獎勵之、使之從事終身而無旁騖。故於中西學術均有發明、而爲中西所不及、此我所宜切實做效者、此其四也。至兩國留學生、雖不爲少、但因經濟或環境所限、而有志未逮者實居多數、應由兩國當局、於提倡留學外、互相推選知名學者、交往講學、俾不克出國者、亦可接收對方之文化、此其五也。

此外關於一切科學技術、凡足以促進文化者、皆宜各以所長、互相傳授。則兩大民族之精神與物質、得以關聯而携手。心理日相接近而無隔閡、文化交流始能齊趨、蔚爲東亞之幹流、世界大同、可指日而待也。

徵求名著

積學能文之士如有關於經史諸子佛學
詞章金石之撰述或其他筆記日記詩詞
話有關國學未經刊布每篇在二千字以
上一萬字以下者隨時均可將稿送本院
查收刊登後優致酬金前人遺著面商酌
酬不採刊者稿即奉還不誤

國學書院第一院國學叢刊編纂組啓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出版

每册定價國幣六角

函購郵費酌加

主編者

國學書院第一院編纂組

北京北海團城

電話北局二七九三

發行者

潘

壽

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者

和

記印書館

館

北京西長安街八二號

電話南局六七七號

代售處

各

大

書

坊

○

6015-75

()